

唐書列傳卷第十四

高祖二十二子

隱太子建成

巢王元吉

荆王元景

豐王元亨

徐王元禮

彭王元則

霍王元軌

道王元慶

舒王元名

江王元祥

衛王玄霸

楚王智雲

漢王元昌

周王元方

韓王元嘉

鄭王元懿

虢王鳳

鄧王元裕

魯王靈夔

岷王元曉

劉昫

筆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原校



滕王元嬰

高祖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生隱太子建成及太宗衛王女霸巢王元吉萬貴妃生楚王智雲尹德妃生豐王元亨莫嬪生荆王元景孫嬪生漢王元昌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崔嬪生鄧王元裕楊嬪生江王元祥小楊嬪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禮劉婕妤生道王元慶楊美人生虢王鳳張美人生霍王元軌張寶林生鄭王元懿柳寶林生滕王元嬰王才人生彭王元則魯才人生密王元曉張氏生周王元方

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也大業末高祖捕賊汾晉建成攜家屬寄於河東義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與巢王元吉間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輝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義寧元年冬隋恭帝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僚屬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徇洛陽及還恭帝授尚書令武德元年立為皇太子二年司竹羣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鄉公詔建成率將軍桑

顯和進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安興貴殺賊帥李軌以衆來降高祖成往原州應接之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高祖憂其不閑政術每令習時事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又遣禮部尚書李綱民部尚書鄭善果俱為官官與參謀議四年稽胡酋帥劉企成擁部落數萬人為邊害又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與企成軍遇擊大破之斬首數百級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放其渠帥數十人並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羣胡企成與胡中大帥亦請降建成以胡兵尚衆恐有變將盡殺之乃揚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悉課羣胡執牧業之具會築城所陰勒兵士皆執之企成聞有變奔於梁帥都督蘇降胡六千餘人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謂建成曰陛下但以地居嫡長爰踐元良功績既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而秦主勳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闥率破亡之餘衆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絕瘡痍不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

願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結山東英俊建成從其計遂請討
劉黑闥擒之而旋時高祖晚生諸王諸母擅寵椒房親戚並分事官
府競求恩惠太宗每愆戎律惟以撫接才賢為務至於參請妃媛素
所不行初平洛陽高祖遣貴妃等馳往東都選閱官人及府庫珍物
因私有求索兼為親族請官太宗以財簿先以封奏官爵皆酬有功
並不允許因此銜怨彌切時太宗為陝東道行臺詔於管內得專處
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給田數十頃後婕妤張氏之父令婕妤
私奏以神通其地高祖手詔賜焉神通以教給在前遂不肯與婕妤
冬曰勅賜其父地秦王每之以與神通高祖大怒攘袂責太宗曰我
詔勅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即受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謂裴寂等此
兒與兵既又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又德妃之
父阿鼠所為橫恣秦王府杜如晦行經其門阿鼠家僮數人牽
如墜馬毆擊之罵云汝是何人敢經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或慮上
聞乃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凶暴凌轢妾父高祖又怒謂太宗曰爾

之左右欺我妃嬪之家一至於此況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辯明
不被納妃嬪等因奏言至尊萬歲後秦王得志母子定無子遺因悲
泣哽咽又云東宮慈厚必能養育妾母子高祖惻愴久之自是於太
宗恩禮漸薄廢立之心亦以此止建成元吉轉蒙恩寵自武德初高
祖令太宗居西宮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
並通更無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用之物
相遇則如家人之禮由是皇太子令及秦齊二王教與詔勅並行百
姓惶惑莫知準的建成元吉又外結小人內連嬖幸高祖所寵張婕
妤尹德妃皆與之淫亂復與諸公主及六宮親戚驕恣縱橫并兼田
宅侵奪犬馬同惡相濟掩蔽聰明苟行已志惟以甘言諛辭承候顏
色建成乃私召四方驍勇并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為官甲分
屯左右長林門號為長林兵及高祖幸仁智宮留建成居守建成先
令慶州摠管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為變又遣郎將爾朱煥校
尉橋公山齋甲以賜文幹令起兵其相應接公山煥等行至函鄉懼

罪馳告其事高祖託以他事手詔追建成詣行在所既至高祖大怒
建成叩頭謝罪奮身自投於地幾至於絕其夜置之幕中令殿中監
陳萬福防禦而文幹遂舉兵反高祖馳使召太宗以謀之太宗曰文
幹小豎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應擒剿縱其假息時刻但須遣一將
耳高祖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應還立汝爲太子吾
不能做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
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爲建成內請封倫又外爲
遊說高祖意便頓改遂寢不行復令建成還京居守惟責以兄弟不
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並流之
雋州後又與元吉謀行酖毒引太宗入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
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宮高祖幸第問疾因勅建成秦
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乃謂太宗曰發跡晉陽本是汝計尅平宇內
足汝大功欲升儲位汝固讓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居東宮多
所令復不忍奪之觀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

居於洛陽自陝已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
事太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實非所願不能遠離膝下言訖嗚咽悲
不自勝高祖曰昔陸賈漢臣尚有遞過之事况吾四方之主天下爲
家東西兩宮塗路咫尺憶汝即往無勞悲也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
謀曰秦王今往洛陽既得土地甲兵必爲後患留在京師制之一匹
夫耳密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洛陽非常欣躍
觀其清狀自今一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遂停是後日夜陰與元吉
連結後宮譖誣愈切高祖惑之太宗懼不知所爲李靖李勣等數言
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封倫亦潛勸太宗圖之並不
許倫反言於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勳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
早爲之所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爲四海者不顧其親漢高乞羹此之
謂矣九年突厥犯邊詔元吉率師拒之元吉因兵集將與建成尅期
舉事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爭曰事
急矣若不行權道社稷必危周公聖人豈無情於骨肉爲存社稷大

義滅親今大王臨機不斷坐受屠戮於義何成若不見聽無忌等將
竄身草澤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計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
亂後宮因自陳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
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耻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
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奏四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玄武門自衛
高祖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欲令窮
覈其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迴馬將東歸宮府太宗隨而
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殺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元吉中
流矢而走尉遲敬德殺之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
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于內殿太宗左右
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高祖大驚謂裴寂等曰今日之事
如何蕭瑀陳叔達進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當斷不斷反受其
亂建成元吉義旗草創之際並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常自懷
憂相濟爲惡豐起蕭牆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若

虞以元良委之國務陛下如釋重負蒼生自然又安高祖曰善此亦
吾之夙志也乃命召太宗而撫之曰近日已來幾有投杼之惑太宗
哀號久之建成死時年三十八長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子安陸王
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並坐承太
宗即位追封建成爲息王謚曰隱以禮改葬葬日太宗於宮門哭
之甚哀仍以皇子趙王福爲建成嗣十六年五月又追贈皇太子謚
仍依舊名世宗高祖第三子也早薨無子武德元年追贈衛王謚
曰懷四子封太宗子泰爲宜都王以奉其祀以禮改葬太子已下
子即外孫後徙封於越又以宗室贈西平王瓊之子保定爲嗣貞觀
五年薨無子國除

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義師起授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尋進封
齊國公授十五郡諸軍事鎮北大將軍留鎮太原許以便宜行事武
德元年進爵爲王授并州摠管二年劉武周南侵汾晉詔遣右衛將
軍宇文歆助元吉守并州元吉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我

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縱其左右攘奪百姓歆頓諫不納乃
 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寶誕遊獵蹂踐穀稼放縱
 公行攘攷境內六畜因之殆盡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為笑樂
 左右戲為攻戰至相擊刺毀傷致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
 谷懷憤歎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
 復職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
 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於賊
 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給其司馬劉德威
 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妾棄軍奔澤京
 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水未習時事故
 道實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
 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為有
 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寶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
 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蔽

宇文歆論情則疎向使又淺王之過失

子之附人所難言而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使
 竊以為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
 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曾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非其
 加授元吉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四年太宗征齊建德
 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被大破
 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世充平戶司空
 官如故加賜袞冕之服前後部鼓吹樂二部班劍二十人黃金二千
 斤與太宗各聽三鑪鑄錢以自給六年加授冀州摠管及與建成地
 謀各募壯士多匿罪人復內結官掖遞加稱與父厚賂中
 以為黨助由是高祖頗疎太宗而加愛元吉太宗嘗從高祖
 元吉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內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
 元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害九年轉左衛大將軍尋進位司徒
 侍中并州大都督隰州都督稷州刺史並如故高祖

二王當從元吉謂建成曰待至宮所當與精兵襲取之置士窟中
開一孔以通飲食耳會突厥郁射設屯軍河南入圍烏程建成
元吉代太宗督軍北討伐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
玄等並與同行又追秦府帳簡閱驍勇將奪太宗兵以益其府
杜如晦房玄齡逐令歸第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元吉因密請如
宗高祖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見一旦欲殺何以爲辭元吉曰
秦王常違詔敕初平東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京分散錢帛以樹
私惠遠戾如此豈非叛逆但須速殺何患無辭高祖不對元吉遂
成謂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衆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
彼宴別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云暴卒主上義無不信吾當使人
說令付吾國務正位已後以汝爲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將劫
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暉聞其謀密告太宗太宗召府僚以告
大王若不斬社稷非唐所有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奪
吉狼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錄云元吉

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爲亂未成預
以大王之威襲二人如拾地芥太宗遲疑未決衆又曰大王以
何如人也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爲子孝爲君聖焉可議之乎何
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魚鱉之斃焉得爲孝子乎塗廩不下使成
煨燼之餘焉得爲聖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宗於是定計
誅建成及元吉元吉死時年二十四有五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
鸞善安王承擘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並坐誅尋詔絕建成元吉
屬籍太宗踐祚追封元吉爲海陵郡王謚曰刺以禮改葬貞觀十六
年又追封巢王謚如故復以曹王明爲元吉後

楚王智雲高祖第五子也母曰萬貴妃性恭順特蒙高祖親禮宮中
之事皆諮稟之諸王妃主莫不推敬後授楚國太妃薨陪葬獻陵智
雲本名稚詮大業末從高祖於河東及義師將起隱太子建成潛歸
太原以智雲年小委之而去因爲吏所捕送于長安爲陰世師所害
年十四義寧元年贈尚書左僕射楚國公武德元年追封楚王謚曰

哀無子三年以太宗子寬為嗣寬薨貞觀二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焉靈龜永徽中歷魏州刺史政尚清嚴姦盜屏跡又開永濟渠入于新市以控引商旅百姓利之卒官子福嗣嗣降爵為公儀鳳中卒於右威衛將軍子承況神龍中為右羽林將軍與節愍太子同舉兵入玄武門為亂兵所殺

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武德三年封為趙王八年授安州都督貞觀初歷遷雍州牧右驍衛大將軍十年徙封荆王授荊州都督十一年定制元景等為代襲刺史詔曰皇王受命步驟之迹以殊經籍所紀質文之道匪一雖治亂不同損益或異至於設官司以制海內建藩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存於致治崇其賢戚志在於無疆庶以寡昧丕承鴻緒寅畏三靈憂勤百姓考明哲之餘論求經邦之策帝業之重獨任難以成務天下之曠因人易以獲安然則侯伯於自昔州郡始於中代聖賢異術沿革隨時復古則義難頓從事則事不盡理遂規模周漢斟酌曹馬採按部之嘉名秦建侯之舊

制共治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焉已有制書陳其至理繼世垂範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荆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號州刺史號王鳳豫州刺史道王元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裕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惲揚州都督越王貞并州都督晉王某秦州都督紀王慎等或地居旦奭夙聞詩禮或望間平早稱才藝並爵隆土宇寵兼車服誠孝之心無忘於造次風政之舉克著於朞月宜冠恒冊祚以休命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尋又罷代襲之制元景久之轉鹿州刺史高宗即位進位司徒加實封通前滿一千五百戶永徽二年坐與房遺愛謀反賜死國除後追封沉黎王備禮改葬以渤海王奉慈子長沙為嗣降爵為侯神龍初追復爵土并封其孫述為嗣荆王尋薨國除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學善隸書武德三年封爲魯王貞觀五年授華州刺史轉梁州都督十年改封漢王元昌在州頗違憲法太宗手救責之初不自咎更懷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寵乃相附託圖爲不軌十六年元昌來朝京師承乾頗召入東宮夜宿因謂承乾曰願殿下早爲天子近見御側有一宮人善彈琵琶事平之後當望垂賜承乾許諾又刻臂出血以帛拭之燒作灰和酒同飲共爲信誓潛伺間隙十七年事發太宗弗忍加誅特敕免死大臣高士廉李世勣等奏言王者以四海爲家以萬姓爲子公行天下情無獨親元昌苞藏兇惡圖謀逆亂觀其首趣察其心府罪深燕旦釁甚楚英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齒五刑不足申其罰九死無以當其愆而陛下情屈至公恩加梟鏡欲開疎網漏此鯨鯢臣等有司期不奉制伏願敦憲典誅此兇慝順羣臣之願元昌鷹鷂之心則吳楚七君不幽歎於往漢管蔡二叔不沉恨於有周太宗事不獲已乃賜元昌自盡於家妻子籍沒國除

鄴王元亨高祖第八子也武德三年受封貞觀二年授散騎常侍拜金州刺史及之藩太宗以其幼小甚思之中路賜以金盞遣使爲之設宴六年薨無子國除

周王元方高祖第九子也武德四年受封貞觀二年授散騎常侍三年薨贈左光祿大夫無子國除

徐王元禮高祖第十子也少恭謹善騎射武德四年封鄭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授鄭州刺史徙封徐王遷徐州都督十七年轉絳州刺史以善政聞太宗降璽書勞勉賜以錦綵二十三年加實封千戶永徽四年加授司徒兼潞州刺史咸亨三年薨贈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獻陵子淮南王茂嗣茂險薄無行元禮姬趙氏有美色及元禮遇疾茂遂逼之元禮知而切加責讓茂乃屏斥元禮侍衛斷其藥膳仍云旣得五十年爲王更何煩服藥竟以餒終上元中事洩配流振州而死神龍初又封茂子璿爲嗣徐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除宗正貳外卿卒子延年嗣開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

自外洗馬天寶初拔汗那王入朝廷年將嫁女與之爲右相李林甫所奏貶文安郡別駕彭城長史坐賊貶永嘉司士至德初餘杭郡司馬卒永泰元年女塔黔中觀察使趙國珍入朝請以延年子前施州刺史諷爲嗣因封嗣徐王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母宇文昭儀隋左武衛大將軍述之女也早有寵於高祖高祖初即位便欲立爲皇后固辭不受元嘉少以母寵特爲高祖所愛自登極晚生皇子無及之者武德四年封宋王徙封徐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授潞州刺史時年十五在州聞太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京師發喪哀毀過禮太宗嗟其至性屢慰勉之九年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跡多得異本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已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高宗末元嘉轉澤州刺史及天后臨朝攝政欲順物情乃進

授元嘉爲太尉定州刺史霍王元軌爲司徒青州刺史舒王元名爲司空隆州刺史魯王靈夔爲太子太師蘇州刺史越王貞爲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紀王慎爲太子太保並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其後漸將誅戮宗室諸王不附已者元嘉大懼與其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及越王貞父子謀起兵於是皇宗國戚內外相連者甚廣遣使報貞及貞子瑯琊王冲曰四面同來事無不濟冲與諸道計料未審而先發兵倉卒唯貞應之諸道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元嘉坐誅譔少以文才見知諸王子中與瑯琊王冲爲一時之秀凡所交結皆當代名士時天下犯罪籍沒者甚衆唯冲與譔父子書籍最多皆文句詳定秘閣所不及神龍初追復元嘉爵土并封其第五子訥爲嗣韓王官至負外祭酒開元十七年卒元嘉長子訓高祖時封潁川王早卒次子誼封武陵王官至濮州刺史開元中封訥子叔瓌爲嗣韓王國子負外司業

彭王元則高祖第十一子也武德四年封荆王貞觀七年授豫州州

武德七年改封彭王除遂州都督尋坐章服奢僭免官十七年拜尚書
御史更折節勵行所著聲譽永徽二年薨高宗爲之廢朝三日
徒刺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思發引之日高宗登望春宮理其
哭之甚慟無子以霍王元軌子絢嗣龍朔中封南昌王子志昧神
初封嗣彭王景龍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宗正卿同正貢卒
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頗好學武德四年封滕王貞觀七年授
兗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十年改封鄭王歷鄭路二州刺史二十
年加實封滿千戶總章中累授絳州刺史數斷大獄甚有平允之
高宗嘉之降璽書褒美賜物三百段咸亨四年薨贈司徒荊州大
督謚曰惠陪葬獻陵子敬上元初封爲嗣鄭王官至鄂州刺史神
初又封敬嫡子希言爲嗣鄭王景龍四年嗣鄭王希言等共一
人並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右金吾大將軍天寶初再爲太子
事同正貢卒

霍三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藝高祖甚奇之武德六年封

王八年徙封吳王貞觀初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
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
器之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由是寵遇彌
厚因令娶徵女焉從太宗遊獵遇羣獸命元軌射之矢不虛發太宗
撫其背曰汝武藝過人恨今無所施耳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美
乎十七年拜壽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嘗
衣布示有終身之戚焉每至忌辰輒數日不食十年改封霍王授絳
州刺史尋轉徐州刺史元軌前後爲刺史至州唯閉閣讀書吏事責
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忤爲人不安在徐州唯與處士劉
玄平爲布衣之交人或問玄平王之長玄平荅曰無長問者怪而復
問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
之哉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爲定州刺史突厥來寇元軌令開門
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賊連謀事洩高宗令收按
其黨元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惟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遠制

上覽表大悅謂使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有王文操遇賊而二子鳳賢遂以身蔽捍文操獲全二子皆死縣司抑而不申元軌察知遣使弔祭表上其事詔並贈朝散大夫令加旌表其禮賢愛善如此後因入朝屢上疏陳時政得失多所匡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問焉高宗崩與侍中劉齊賢等知山陵葬事齊賢服其識練故事每謂人曰非我輩所及也元軌嘗使國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賦物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反說吾以利耶拒而不納垂拱元年加位司徒尋出爲襄州刺史轉青州四年坐與越王貞連謀起兵事覺徙居黔州仍令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有子七人長子緒最有才藝上元中封江都王累除金州刺史垂拱中坐與裴承光交通被殺神龍初與元軌並追復爵位仍封緒孫暉爲嗣霍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左千牛衛外將軍

號王鳳高祖第十五子也武德六年封西王貞觀七年授鄧州刺史

賜實封六百戶十年徙封號王歷號豫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麟德初累授青州刺史上元元年薨年五十二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莊子平陽郡王翼嗣官至光州刺史永隆二年卒子寓嗣則天時失爵鳳第三子定襄郡公安則天初爲曹州刺史第五子東莞郡公融少以武勇見知垂拱中爲申州刺史初黃公譔將與越王貞通謀深倚仗融以爲外助時詔追諸親赴都融私使問其所親成均助教高子貢曰可入朝以否子貢報曰來必取死融乃稱疾不朝以俟諸藩期及得越王貞起兵書倉卒不能相應爲僚吏所逼不獲已而奏之於是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右贊善大夫未幾爲支黨所引被誅子徹神龍元年襲封東莞郡公開元五年繼密王元曉改爲嗣密王十二年改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余紫光祿大夫卒神龍初封鳳嫡孫邕爲嗣號王邕娶韋庶人妹爲妻由是中宗時特承寵異轉秘書監俄又改封汴王開府置僚屬凡餘而韋氏敗邕揮刃截其妻首以至於朝深爲物議所鄙貶沁州刺史不知

州事削封邑景雲二年復嗣號王還封二百戶累遷衛尉卿開元十五年卒子巨嗣別有傳

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也武德六年封漢王八年改封陳王貞觀九年拜趙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戶十年改封道王授豫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四年歷滑州刺史以政績闕賜物二百段後歷徐沁衛三州刺史元慶事母甚謹及母薨又請躬脩墳墓優詔不許麟德元年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孝子臨淮王誘嗣官至澧州刺史永淳中坐賊削爵次子詢壽州刺史詢子徵神龍初封為嗣道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元年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嗣道王廣德中官至宗正卿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鄧王十一年改封鄧王賜實封八百戶歷鄧梁黃三州刺史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隣為布衣之交二十三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五百戶高宗時又歷壽襄二州刺史兗州都督麟德二年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

謚曰康無子以弟江王元祥子廣平公昺嗣神龍初封昺子孝先為嗣鄧王開元十三年右監門衛大將軍冠軍大將軍卒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歲時高祖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起居送珍饌元名保傅等謂元名曰尚宮品秩高者見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為太宗聞而壯之曰此真我弟也貞觀五年封譙王十一年徙封舒王賜實封八百戶拜壽州刺史後歷滑許鄭三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轉石州刺史元名性高潔罕問家人產業朝夕矜莊門庭清肅常誠其子豫章王暄等曰藩王所乏者不慮無錢財官職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嘗為江州刺史以善政聞高宗手勅褒美元名以賞其義方之訓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為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有塵外之意垂拱年除青州刺史又除鄭州刺史州境隣接都畿諸王及帝戚舊官者或不檢攝家人為百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轉滑州刺史政理如

在鄭州尋加授司空永昌年與子亶俱為丘神勣所陷被殺神龍初贈司徒復其官爵仍令以禮改葬亶子津為嗣舒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左威衛將軍卒子萬嗣天寶二年卒子藻嗣天寶九載封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也少有美譽善音律好學工草隸與同母兄韓王元嘉特相友愛貞觀五年封魏王十年改封燕王賜實封八百戶授幽州都督十四年改封魯王授兗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六年轉隆州刺史後歷絳滑定等州刺史太子太師垂拱元年授邢州刺史四年與兄元嘉子黃公譔結謀欲起兵應接越王貞父子事洩配流振州自縊而死有二子長子銑封清河王次子藹封范陽王歷右散騎常侍為酷吏所陷神龍初追復靈夔官爵仍令以禮改葬封藹子道堅為嗣魯王性嚴整雖在閨門造次必於莊敬少年佐郡聲實已彰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果隴吉巢洛汾滄等七州刺史國子祭酒開元二十二年兼檢校魏州刺史未行

改汴州刺史河南道採訪使此州都會水陸輻湊實曰膏腴道堅特以清毅聞入為宗正卿卒子宇嗣二十九年封嗣魯王至德元年從幸巴蜀為右金吾將軍寶應元年皇太子封為魯王改宇嗣鄒王道堅弟道邃中興初封戴國公以恭默自守修山東婚姻故事頗任清列天寶中為右丞大理宗正二卿卒

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貞觀五年封許王十一年徙封江王授蘇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高宗時又歷金鄜鄭三州刺史性貪鄙多聚金寶營求無厭為人吏所患時滕王元嬰將王暉號王鳳亦稱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嶺南惡處為之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號元祥體質洪大署帶十圍飲啖亦兼數人其時韓王元嘉號王鳳魏王恭狀貌亦偉不逮於元祥又眇一日永隆元年薨贈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安子永嘉王暉永隆中為復州刺史以禽獸其行賜死于家中興初元祥子鉅鹿郡公晃子欽嗣江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娶王仁皎女至

千牛將軍卒

密王元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九年授虢州刺史十四年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滿千戶轉澤州刺史永徽四年除宣州刺史後歷徐州刺史上元三年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貞子南安王頴嗣神龍初封頴弟亮子曇為嗣密王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十五年賜實封八百戶授金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中元嬰頗驕縱逸遊動作失度高宗與書誡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聞詩禮夙承義訓實冀孜孜無怠漸以成德豈謂不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不虞關鑰閉開須有常準鳩合敢樂并集府僚巖關夜開非復一度過密之悲尚纏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紛紜又巡省百姓本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狗求且志從禽之娛忽黎元之重時方農要屢出畋遊以彈彈人將為笑樂取適之方亦應多緒何必此事方得為娛晉儼虐主未可取則趙孝文趨走小人張四郎倡優戲

隸王親與博戲極為輕脫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為樂家人奴僕侮弄官人至於此事彌不可長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令與王下上考以媿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興言及此慙歎盈懷三年遷蘇州刺史尋轉洪州都督又數犯憲章削邑戶及親事帳內之半於滁州安置從起授壽州刺史轉隆州刺史弘道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梁州都督文明元年薨贈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獻陵子長樂王循琦嗣兄第六人垂拱中並陷詔獄神龍初以循琦弟循培子涉嗣滕王本名茂宗狀貌類胡而豐碩開元十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左驍衛將軍天寶初淮安郡別駕卒子湛然嗣十一載封滕王十五載從幸蜀除左金吾將軍

史臣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若明異重離道非出震雖居嫡長寧固鎮鉉况當開創之初未見太平之兆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兇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

洪二十帝之篡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元嘉脩身元軌無短元裕名理元名高潔靈夔嚴整皆有封冊之名而無磐石之固武氏之亂或連頸被刑姦臣擅權則束手為制其望本枝百世也不亦難乎

賚曰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實為二兇中外交構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憂啓聖運屬文皇功成守正善惡既分社稷乃定盤維封建本枝茂盛元嘉元軌修身慎行元裕元名行簡居正犬牙不固武氏易姓既無兵民若拘陷竄敢告後人無或失政

唐書列傳卷第十四

唐書列傳卷第十五

此卷以下以宋本校成聖己未正月

高士廉

長孫無忌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以字類

高儉字士廉渤海蓆人曾祖飛雀後魏贈太尉祖徽北齊侍中左僕射太尉清河王父勵字敬德北齊樂安王尚書左僕射隋洮州刺史士廉少有器局頗涉文史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並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由是公卿藉甚大業中為治禮郎士廉妹先適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於家恩情甚重見太宗潛龍時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即文德皇后也隋軍伐遼時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遊謫為朱鳥主簿事父母以孝聞嶺南瘴厲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侍養供給不足又念妹無所庇乃賣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資輕裝而去尋屬天下大亂王命阻絕交趾太守丘和署為司法書佐士廉父在

南方不知母問安北顧彌切嘗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而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訊議者以爲孝感之應時欽州審長真率衆攻和和欲出門迎之士廉進說曰長真兵勢雖多懸軍遠至內離外蹙不能持久且城中勝兵足以當之柰何而欲受人所制和從之因命士廉爲斬司馬水陸俱進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餘衆盡降及蕭銑敗高祖使徇嶺南武德五年士廉與和上表歸國累遷雍州治中時太宗爲雍州牧以士廉是文德皇后之舅素有才望甚親敬之及將誅隱太子士廉與其甥長孫無忌並預密謀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釋繫囚授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太宗昇春宮拜太子右庶子貞觀元年擢拜侍中封義興郡公賜實封九百戶士廉明辯善容止凡有獻納搢紳之士莫不屬目時黃門侍郎王珪有密表附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坐是出爲安州都督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侍杖掛食筵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秦時李冰守蜀導引汶

江創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側者須直千金富強之家多相侵奪士廉乃於故渠外別更疏決蜀中大獲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辭人以爲文會兼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蜀中學校粲然復興蜀人朱桃椎者澹泊爲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召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爲芒屨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屨也爲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爲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荅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爲美談五年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仍封一子爲縣公擢鑿人倫雅諸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高祖崩士廉攝司空營山陵制度事畢加特進上柱國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爲甚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

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牒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爲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爲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取鬻松楸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爲重之祇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爲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舊門爲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爲第一等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爲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爲第三等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賜士廉物千段尋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二年與長孫無忌等以佐命功並代襲列

史授申國公其年拜尚書右僕射士廉既任遇益隆多所表奏成輒焚藁人莫知之攝太子少師特令掌選十六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尋表請致仕聽解尚書右僕射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平章事又正受詔與魏徵等集文學之士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奏之賜物千段十七年二月詔圖形凌煙閣十九年太宗又命以士廉爲太子監國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詔曰朕聞古之賢臣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之重每思前代賢臣庶因諮白少祛蒙滯但據案奉對情所未安况朕在幼少許更遣太傅誨諭深至使遵常式辭不獲免輒復敬從所司亦宜然以一家世太傅士廉固讓不敢當二十年遇疾太宗幸其第問之因叙說生平流涕歔歔而訣二十一年正月壬辰薨于京師崇仁里弘第時年七十有二太宗又命駕將臨之司空之齡以上解藥石不立臨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爲君臣之禮兼以故舊情深姻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百騎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馳至馬前諫曰

餌石臨喪經方明忌陛下舍育黎元須為宗社珍愛臣亡舅士廉知
 將不救顧謂臣曰至尊覆載恩隆不遺簪履亡歿之後或致親臨內
 省兄才無益聖安可以死亡之餘輒迴宸駕魂而有靈負罪斯及
 陛下恩深故舊亦請察其丹誠其言甚切太宗俯不許無忌乃伏於
 馬前流涕帝乃還宮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文獻士廉祖
 父洎身並為僕射子為尚書擢為太尉當代榮之六子履行至行純
 行真行審行慎行及喪柩出自橫橋太宗登故城西北樓望而慟高
 宗即位追贈太尉與房玄齡屈突通並配享太宗廟庭子履行自觀
 初歷祠部郎中丁母憂哀悴踰禮太宗遣使諭之曰孝子之道毀不
 滅性汝宜強食不得過禮服闋累遷滑州刺史尚太宗女東陽公主
 拜駙馬都尉十九年除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無幾遭父艱
 喪後以孝聞太宗二十二年卒
 大體三抑摧裂之情割傷生
 夫家爵由國公永徽元年拜
 部尚書檢校太子詹事太常卿顯慶

元年出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先是士廉居此職頗著能名至是履
 行繼之亦有善政大為人吏所稱三年坐與長孫無忌親累左授洪
 州都督轉末州刺史卒於官履行弟真行官至右衛將軍其子典膳
 丞岐坐與章懷太子陰謀事洩詔付真行令自懲誠真行遂手刃之
 仍棄其屍於衢路高宗聞而鄙之貶真行為睦州刺史
 長孫無忌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第二兄初為
 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襲大人之號後更改氏為宗室之長
 改姓長孫氏七世祖道生後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濟後魏特進
 上黨齊王五世祖觀後魏司徒上黨定王高祖雅西魏太保馮翊文
 宣王曾祖子裕西魏衛尉卿平原郡公祖堯周開府儀同三司襲平
 原公父晟隋右驍衛將軍無忌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
 文德皇后即其妹也少與太宗友善義軍渡河無忌至長春宮謁見
 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常從太宗征討累除比部郎中封上黨縣公武
 德九年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將害太宗無忌請太宗先發誅之

於是奉旨密召房玄齡杜如晦等共爲籌略六月四日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嘗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平之太宗昇春宮授太子左庶子及即位遷左武侯大將軍貞觀元年轉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實封千三百戶太宗以無忌佐命元勳地兼外戚禮遇尤重嘗令出入卧內其年拜尚書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太宗召蕭瑀及無忌問曰北蕃君臣昏亂殺戮無辜國家不違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亡復爽同盟之義二途不決孰爲勝耶蕭瑀曰兼弱攻昧古之爲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旣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廷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爲宜太宗從無忌之議突厥尋政衰而滅或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謂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

猶如子也踈間親新聞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也無忌深以盈滿爲誠懇辭機密文德皇后又爲之陳請太宗不獲已乃拜開府儀同三司解尚書右僕射是歲太宗親祠南郊及將還命無忌與司空裴寂同昇金輅五年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四人以元勳各封一子爲郡公七年十月冊拜司空無忌固辭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有所適雖怨讎而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無忌居后兄之愛當多遺子女金帛何須委以重官蓋是取其才行耳無忌聰明鑒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無忌又上表切讓詔報之曰昔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爲五伯長朕自居藩邸公爲腹心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無宜多讓也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無忌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

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
鵬於北喬馴羣鳥於南荒殄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
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脩條而抱蠹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
並忤無桓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
鴟鴞嘯乎側葉鷓鴣喧乎下枝慙已陋之至鄙害他賢之獨竒或聚
味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
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歎贈繳之難違
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
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華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
眇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峙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
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全荅惠之情彌結
報功之志方宜非知難而行易思今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
葉而芳傳十一年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於
子弟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

磐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晉已降事不師古建侯之制有乖名實非所
謂作屏王室未固無窮者也隋氏之季四海沸騰朕運屬殷憂戡剪
多難上憑明靈之祐下賴英賢之輔廓清寓縣嗣膺寶曆豈予一人
獨能致此時迤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乃睠於斯甚所不取但今
刺史即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
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世及之典司空齊國公無忌等並策名運始
功叅締構義貫休戚效彰夷險嘉庸懿績簡於朕心宜委以藩鎮改
錫土宇無忌可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玄齡可
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蔡國公杜如晦可贈密州刺史改封
萊國公特進代國公靖可濮州刺史改封衛國公特進吏部尚書許
國公士廉可申州刺史改封申國公兵部尚書潞國公侯君集可陳
州刺史改封陳國公刑部尚書任城郡王道宗可鄂州刺史改封江
夏郡王晉州刺史趙郡王孝恭可觀州刺史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
史吳國公尉遲敬德可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并州都督府長史曹

國公李勣可蘄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楚國公段志玄可金州刺史改封襄國公左領軍大將軍宿國公程知節可普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太僕卿任國公劉弘基可朗州刺史改封夔國公相州都督府長史郵國公張亮可豐州刺史改封鄖國公餘官食邑並如故即令子孫奕葉承襲無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不願違離而乃世牧外州與遷徙何異乃與房玄齡上表曰臣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緬惟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于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蠲除曩弊爲無益之文覃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載今曲爲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茅社施于子孫未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並施其生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何者違時易務曲樹私恩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冊之誚有紊聖代之綱此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右戚遂陟台階或顧想披荆便蒙夜拜直當今日

非才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職義乖帥儉之方任以褰帷寧無傷錦之弊上千天憲彝典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於後一挂刑網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絕誠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當今聖曆欽明求賢分政古稱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目爲日滋久因緣臣等或有改張封植兒曹失於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茲一舉爲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髓所以披丹上訴指事明心不敢浮辭同於矯飾伏願天澤諒其愚款特停三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太宗覽表謂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翼朕子孫長爲蕃翰傳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宇耶於是遂止十二年太宗幸其第凡親族班賜有差十六年冊拜司徒十七年令圖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詔曰自古皇主褒崇勲德旣勒銘於鍾鼎又圖形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跡司徒趙國公無忌故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孝恭故司

空萊國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師鄭國文貞公徵司空
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
公瑀故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襄忠杜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
弘基故尚書左僕射蔣忠公通故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節公開山
故荊州都督譙襄公柴紹故荊州都督邳襄公順德洛州都督鄖國
公張亮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故左驍衛大將軍邠襄
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
虞世南故戶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莒國公唐
儉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英國公勣故徐州都督胡壯公秦叔寶等或
材推棟梁謀猷經遠綢繆帷帳經綸霸圖或學綜經籍德範光茂隱
犯同致忠謹日聞或竭力義旗委質藩邸一心表節百戰標奇或受
脰廟堂靡土方面重氛載廓王略遐宣並契濶屯夷勛勞師旅贊景
業於草昧翼淳化於隆平茂績殊勲冠冕列辟昌言直道牢籠搢紳
宜酌故實弘茲令典可並圖畫於凌煙閣庶念功之懷無謝於前載

旌賢之義永貽於後昆其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
非次迴惑不決御兩儀殿羣官盡出獨留無忌及司空房玄齡兵部
尚書李勣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慘因自投於牀抽佩
刀欲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
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
晉王曰汝舅許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曰公等既符
我意未知物論何如無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伏乞召問百
寮必無異辭若不聽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於是建立遂定因加授
無忌太子太師尋而太宗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之其事遂輟太
宗嘗謂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
失無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
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冀聞已過
公乃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鑒誠言之者可以無過聞
之者可以自改因目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

宋本作使不
使

比而摠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便利善和鮮人酒杯流行發言啓齒事狀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揚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質怯懦未甚使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博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十九年太宗征高麗令無忌擢侍中還無忌固辭師傅之位優詔聽罷太子太師二十一年遙領揚州都督二十三年太宗疾篤引無忌及中書令褚遂良二人受遺令輔政太宗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自天下多是此人力爾輔政後勿令讒毀之徒損害無忌若如此者爾則非復人臣高宗即位進拜太尉兼揚州都督知尚書及門下二省事並如故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許之假令以太尉同中

書門下三品永徽二年監修國史高宗嘗謂公卿朕開獻書之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帝曰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顏面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況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絕無時無忌位當元舅數進謀議高宗無不優納之明年以早上疏辭職高宗頗降手詔敦喻不許五年親幸無忌第見其三子並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圖無忌形像親為畫贊以賜之六年帝將立昭儀武氏為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為皇后卿等以為如

何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爲皇后皇后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已心甚銜之顯慶元年無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爲八十卷表上之無忌以監領功賜物二千段封其子潤爲金城縣子四年中書令許敬宗遣人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帝令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鞠之敬宗奏言無忌謀反有端帝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頗有惡事高陽公主與朕同氣往年遂與房遺愛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慙見萬姓敬宗曰房遺愛乳臭兒與女子謀反豈得成事且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服物智能動衆臣恐無忌知事露卽爲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深憂誠願陛下斷之不日卽收捕準法破家帝泣曰我決不忍處分與罪後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親戚使至於此敬宗曰漢文帝漢室明主薄昭卽是帝舅從代來日亦有大勳與無忌不別於後惟坐殺人文帝

惜國之法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史不以爲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捨陛下之至親聽受邪謀遂懷悖逆意在塗炭生靈若比薄昭罪惡未可同年而語案諸刑典合誅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髮若少遲延恐卽生變惟請早決帝竟不親問無忌謀反所由惟聽敬宗誣構之說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發次州府兵接送至流所其子秘書監駙馬都尉沖等並除名流於嶺外敬宗尋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令自縊而死籍沒其家無忌旣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上元元年優詔追復無忌官爵特令無忌孫延主齋獻公之祀無忌從父兄安世仕王世充署爲內史令東都平死於獄中安世子祥以文德皇后近屬累除刑部尚書坐與無忌通書見殺史臣曰士廉才望素高操業無玷保君臣終始之義爲子孫襲繼之謀社稷之臣功亦隆矣獎卹之恩賞亦厚矣及子真行手刃其子何凶忍也若是積慶之道不其感哉無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定立儲

唐書列傳卷第十五
闡力安社稷勲庸茂著終始不渝及黜廢中宮竟不阿旨報先帝之
顧託為敬宗之誣構嗟乎忠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族滅何辜
主暗臣姦足貽後代
贊曰嚴嚴申公功名始終文皇題品信謂酌中趙公右戚兩朝宣力
功成不去竟逢鬼蜮

唐書列傳卷第十五

唐書列傳卷第十六

房玄齡

杜如晦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今碑云房玄齡字高

齡字高

房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人曾祖翼後魏鎮遠將軍宋安郡守襲壯武
伯祖熊字子繹褐州主簿父彥謙好學通涉五經隋涇陽令隋書有
傳玄齡幼聰敏博覽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嘗從其父至京師時天下
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
誑惑黔黎不為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
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
而異之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
見之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
恨不覩其聳壑凌霄耳父病綿歷十旬玄齡盡心藥膳未嘗解衣交
睫父終酌飲不入口者五日後補隰城尉會義旗入關太宗徇地涓

北玄齡杖策謁於軍門温彦博又薦焉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玄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玩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既而隱太子見太宗勲德尤盛轉生猜間太宗嘗至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駭計無所出玄齡因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天下恟恟人懷異志變端一作大亂必興非直禍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此之際會安可不深思也僕有愚計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寧區夏內安宗社甲孝養之禮古人有云爲國者不顧小節此之謂歟孰若家國淪亡身名俱滅乎無忌曰久懷此謀未敢披露公今所說深會宿心無忌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齡謂曰沾危之兆其迹已見將若之何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地事鍾壓紉神贊所在匪藉人謀因與府屬杜如晦同心勦力仍隨府遷授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又以本職兼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加文學館學士玄齡在秦府十餘

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隱太子以玄齡如晦爲太宗所親禮甚惡之譖之於高祖由是與如晦並被驅斥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令長孫無忌召玄齡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潛引入閣計事及太宗入春宮擢拜太子右庶子賜絹五千匹貞觀元年代蕭瑀爲中書令論功行賞以玄齡及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爲第一進爵邢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戶太宗因謂諸功臣曰朕敘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許自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功居第一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得兵來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功臣同賞

耳初將軍丘師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及見神通
理屈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三年拜
太子少師固讓不受攝太子詹事兼禮部尚書明年代長孫無忌爲
尚書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既任摠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
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
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
者稱爲良相焉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顙請罪悚懼跣踏若
無所容九年護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與司
空長孫無忌等四人並代襲刺史以本官爲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
事竟不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玄齡頻表請解僕射詔報曰夫選賢
之義無私爲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列代所以弘風通賢所以協德
公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刑黃閣庶政惟和輔
翼春宮望實斯著而忘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辭機衡
之務豈所謂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玄齡遂以本官就職時皇太

子將行拜禮備儀以待之玄齡深自卑損不敢修謁遂歸于家有識
者莫不重其崇讓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爲韓王妃男遺愛尚
高陽公主實顯貴之極頻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又與士廉等同
撰文思博要成錫賚甚優進拜司空仍綜朝政依舊監修國史玄齡
抗表陳讓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甯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
能退善嗇金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又相
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玄齡遂止
十八年與司徒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讚曰才兼藻翰思入機
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宮加玄齡太子太傅仍知門下省
事監修國史如故尋以撰高祖太宗實錄成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
五百段其年玄齡丁繼母憂去職特勅賜以昭陵葬地未幾起復本
官太宗親征遼東命玄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
顧之憂矣軍戎器械戰士糧廩並委令處分發遣玄齡屢上言敵不
可輕尤宜誠慎尋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

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豔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唯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採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摠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于秘府頒賜加級各有差玄齡嘗因微譴歸第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君爲元首臣號股肱龍躍雲興不嘯而集苟有時來千年朝暮陛下昔在布衣心懷拯溺手提輕劍仗義而起平諸寇亂皆自神功文經之助頗由輔翼爲臣之勲玄齡爲最昔呂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湯蕭何關中王導江外方之於斯可以爲匹且武德初策名伏事忠勤恭孝衆所同歸而前宮海陵馮凶恃亂干時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懸之急命視一刻身糜寸景玄齡之心終始無變及九年之際機臨事迫身

被斥逐歸於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於臣節自無所負及貞觀之始萬物惟新甄吏事君物論推與而勲庸無比委質惟舊自非罪狀無赦搢紳同尤不可以一犯一愆輕示遐棄陛下必矜玄齡齒髮薄其所爲古者有諷諭大臣遣其致仕自可王後式遵前事退之以禮不失善聲今數十年勲舊以一事而斥逐在外云云以爲非是夫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臣以庸薄忝預左右敢冒天威以申管見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爲當時準的如此二十三年駕幸玉華宮時玄齡舊疾發詔令卧摠留臺及漸篤追赴宮所乘擔輦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能自勝勅遣名醫救療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減損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劇便爲改容悽愴玄齡因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恩澤轉深若孤負聖

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爲國
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
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屆洎上古所
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今古爲中國患害
者無如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
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陁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
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換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
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搃六
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月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
處不滿雪徃代之宿耻掩崑陵之枯骨比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心
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
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
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
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

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瀟鍾張辭窮班馬文鋒旣振則管落自諧
輕翰暫飛則花騰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褻秋毫之善解吞
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訴斯絕好生之德焚障塞於江湖惡
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梁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
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墳道之薪
則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憤豈足論聖
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
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聖人乎由此言之
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者蓋
此謂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
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
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濶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恐獸窮則搏且陛
下每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

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行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轉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冤痛也日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陛下誅之可也侵攘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王雪耻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舩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彌安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罄殘竄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太宗見表謂玄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惛如此尚能憂我國家後疾增劇遂鑿苑牆開門累遣中使候問上又親臨握手敘別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之與之訣即日授其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中散大夫使及日

前見其通顯尋薨年七十廢朝三日冊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曰文昭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聖賢家誡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之高宗嗣位詔配享太宗廟庭子遺直嗣永徽初為禮部尚書汴州刺史次子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騎常侍初王有寵於太宗故遺愛特承恩遇與諸主聳禮秩絕異主既驕恣謀黜遺直而奪其封爵永徽中誣告遺直無禮於已高宗令長孫無忌鞠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反之狀遺愛伏誅公主賜自盡諸子配流嶺表遺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為庶人停玄齡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皎周贈開府儀同大將軍遂州刺史祖徽周河內太守祖果周温州刺史入隋工部尚書義興公周書有傳父吒隋昌州長史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

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職爲須少祿俸耳遂補滄陽尉尋
棄官而歸太宗平京城引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摠管府長
史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
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
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
遂奏爲府屬後從征薛仁果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嘗參謀帷幄時
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爲時輩所服累遷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
封建平縣男食邑三百戶尋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以爲
從事中郎畫象於丹青者十有八人而如晦爲冠首令文學褚亮爲
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其見重如此隱太
子深忌之謂齊王元吉曰秦王府中可憚者唯杜如晦與房玄齡
耳因譖之於高祖乃與玄齡同被斥逐後又潛入畫策及事捷與房
玄齡功等擢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賜實封千
三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仍摠監東宮兵馬

爲稱職三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右僕射仍知選事與房玄齡
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人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
談良相者至今稱房杜焉如晦以高孝基有知人之鑒爲其樹神道
碑以紀其德其年冬遇疾表請解職許之祿賜特依舊太宗深憂其
疾頻遣使存問名醫上藥相望於道四年疾篤令皇太子就第臨問
上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及其未終見子拜官遂起遷其子
左千牛構爲尚舍奉御尋薨年四十六太宗哭之世慟廢朝三日贈
司空徙封萊國公謚曰成太宗手詔著作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君
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念勲舊痛悼于懷卿體吾此意爲制碑文
也太宗後因食瓜而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座又嘗
賜房玄齡黃銀帶顧謂玄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
獨見公因泣然流涕又曰朕聞黃銀多爲鬼神所畏命取黃金帶遣
玄齡親送于靈所其後太宗忽夢見如晦若平生及曉以告玄齡言
之獻欵令送御饌以祭焉明年如晦亡日太宗復遣尚宮至第慰問

其妻子其國官府佐並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子構襲爵官至
慈州刺史坐弟荷謀逆徙於嶺表而卒初荷以功臣子尚城陽公主
賜爵襄陽郡公授尚乘奉御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坐斬如晦弟
楚客少隨叔父淹沒於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睦譖如晦兄於
王行滿王世充殺之并囚楚客幾至餓死楚客竟無怨色洛陽平淹
當死楚客泣涕請如晦救之如晦初不從楚客曰叔已殺大兄今兄
又結恨棄叔一門之內相殺而盡豈不痛哉因欲自剄如晦感其言
請於太宗淹遂蒙恩宥楚客因隱於嵩山貞觀四年召拜給事中上
謂曰聞卿山居日久志意其高自非宰相之任則不能出何有是理
耶天涉遠者必自邇升高者必自下但在官為衆所許無慮官之不
大爾兄雖與我體異其心猶一於我國家非無大功為憶爾兄意欲
見爾宜識朕意繼爾兄之忠義也拜楚客蒲州刺史甚有能名後歷
魏王府長史拜工部尚書攝魏王泰府事楚客知太宗不悅承乾魏
王泰又潛令楚客友朝臣用事者至有懷金以賂之因說泰聰明可

為嫡嗣人或以聞太宗隱而不言及豐發太宗始揚其事以其兄有
佐命功免死廢于家尋授虔化令卒如晦叔父淹淹字執禮祖業周
豫州刺史父徵河內太守淹聰辯多才藝弱冠有美名與同郡韋福
嗣為莫逆之交相與謀曰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
入太白山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之諸戍表後
還鄉里雍州司馬高孝基上表薦之授承奉郎大業末官至御史中
丞王世充僭號著為吏部大見親用及洛陽平初不得調淹將委質
於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房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志計於
是遽啓太宗引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武德八年慶州摠
管楊文幹作亂辭連東宮歸罪於淹及王珪韋挺等並流於越舊太
宗知淹非罪贈以黃金三百兩及即位徵拜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
賜實封四百戶以淹多識典故特詔東宮儀式簿領並取淹節度尋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前後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者淹嘗薦刑
部員外郎邱懷道太宗因問淹懷道才行何如淹對曰懷道在隋日

作更部主事甚有清慎之名又煬帝向江都之日召百官問去住之計時行計已決公卿皆阿旨請去懷道官位極卑獨言不可臣目見此事太宗曰卿爾可從何計對曰臣從行計太宗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卿稱懷道爲是何因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必不從徒死無益太宗曰孔子稱從父之命未爲孝子故父有爭子國有爭臣若以主之無道何爲仍仕其世既食其祿豈得不匡其非因謂羣臣曰公等各言諫事如何王珪曰昔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其仁洩冶諫而被戮孔子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是則祿重責深理須極諫官卑望下許其從容太宗又召淹笑謂曰卿在隋日可以位下不言近仕世充何不極諫對曰亦有諫但不見從太宗曰世充若修德從善當不滅亡旣無道拒諫卿何免禍淹無以對太宗又曰卿在今日可爲備任復欲極諫否對曰臣在今日必盡死無隱且百里奚在虞虞亡在秦秦霸臣竊比之太宗笑時淹兼二職而無清潔之譽人素與無忌不協爲時論所譏及有疾太宗親自臨問賜帛三自

宋本作僻

匹貞觀二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子敬同襲爵官至熊臚少卿敬同子從則中宗時爲蒲州刺史

史臣曰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以致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萊成之見用文昭之所舉也世傳太宗嘗與文昭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焉竟從玄齡之策也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謀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贊曰肇啓聖君必生賢輔猗歟二公實開運祚及含經緯謀深夾輔筆磬同音唯房與杜

唐書列傳卷第十六

唐書列傳卷第十七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靖

李勣 孫敬業

李靖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也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父詮
隋趙郡守靖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材略每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
逢時必當立功立事以取富貴其舅韓擒虎號為名將每與論兵未
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惟斯人矣初仕隋為長安縣
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皆善之素嘗拊
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會高祖擊突厥於
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鑱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寒
不通而止高祖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為天下
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又固請
遂捨之太宗尋召入幕府武德三年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時蕭

銑據荊州遣靖安輯之輕騎至金州遇蠻賊數萬屯聚山谷廬江王
瑗討之數爲所敗靖與瑗設謀擊之多所剋獲既至硤州阻蕭銑久
不得進高祖怒其遲留陰勅硤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請
命於是獲免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
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
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効因降
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
又手敕靖曰既往不咎舊事吾父忘之矣四年靖又陳十策以圖蕭
銑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
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
水泛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
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
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
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之進

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
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
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
從留靖守營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賊舟大掠人皆負
重靖見其軍亂縱兵擊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死將萬
人孝恭遣靖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至江陵屯營於城下士弘既敗銑
甚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孝恭以大軍繼進靖又破其驍將楊
君茂鄭文秀俘甲卒四千餘人更勒兵圍銑城明日銑遣使請降靖
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時諸將咸請孝恭云銑之將帥與
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
存吊伐百姓旣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
之科此崩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
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已南城鎮各堅守
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域聞之莫不爭下以功授上柱國

封未康縣公賜物二千五百段詔命檢校荊州刺史承制拜授乃度
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甯真長等皆遣子
弟來謁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懷輯九十六州戶六十餘萬優詔勞
勉授嶺南道撫慰大使檢校桂州惣管十六年輔公柘於丹陽反詔
孝恭爲元帥靖爲副以討之李勣任瓌張鎮州黃君漢等七物管並
受節度師次舒州公柘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徐
紹宗領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鑠以斷江路築却月城
延袤十餘里與惠亮爲犄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惠亮正通
並握強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旣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
丹陽旣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柘精銳雖在水陸二軍
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尚不可攻公柘旣保石頭豈
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柘未平退則惠亮爲患此
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
戰止爲公柘立計令其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今若攻其城柵乃

宋本作形

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黃君漢等先擊
惠亮苦戰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奔走靖率輕兵先至丹
陽公柘大懼先遣僞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爲引援公柘擁兵東
走以趨遊仙至吳郡與惠亮正通並相次擒獲江南悉平於是置東
南道行臺拜靖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其年行
臺廢又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靖鎮撫
之吳楚以安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爲行軍惣管統江淮兵一萬與
張瑾屯大谷時諸軍不利靖衆獨全尋檢校安州大都督高祖每云
李靖是蕭銑輔公柘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蕭霍豈能及也九年突厥
以質吐設寇邊徵靖爲靈州道行軍惣管頽利可汗入涇陽靖率兵
倍道趨幽州邀賊歸路旣而與虜和親而罷太宗嗣位拜刑部尚書
并錄前後功賜實封四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兼檢校中書令三年
轉兵部尚書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惣
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

虞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靖候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于京師可汗僅以身遁以功進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焉太宗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書名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自破定襄後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將軍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計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

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一萬餘人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耻其雪乎於是大赦天下酺五日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竒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謂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勲詔加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真食邑通前五日戶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爲懷賜絹千匹拜尚書右僕射靖性沉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八年詔爲畿內道大使伺察風俗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

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筮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正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未幾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爲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悅即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惣管統兵部尚書任城王道宗涼州都督李大亮右衛將軍李道彥利州刺史高甌生等三惣管征之九年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吐渾之衆遂殺其可汗來降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初利州刺史高甌生爲鹽澤道惣管以後軍期靖薄責之甌生因有憾於靖及是與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太宗命法官按其事甌生等竟以誣罔得罪靖乃闔門自

守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進十一年改封衛國公授濮州刺史仍令代襲例竟不行十四年靖妻卒有詔塋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內鐵山吐谷渾內積石山形以旌殊績十七年詔圖畫靖及趙郡王孝恭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十八年帝幸其第問疾仍賜絹五百匹進位衛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將伐遼東召靖入閣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効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期瘳矣太宗愍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薨于家年七十九冊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劔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子德謩嗣官至將作少匠靖弟客師貞觀中官至右武衛將軍以戰功累封丹陽郡公永徽初以年老致仕性好馳獵四時從禽無暫止息有別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灃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烏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鳥賊總章中卒年九十餘客師孫令問玄宗在藩時與令問款狎及即位以協贊功累遷至殿中少監

宗亦作禽

宗亦作淫

先天中預誅竇懷貞等功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令問固辭實封詔不許開元中轉殿中監左散騎常侍知尚食事令問雖特承恩寵未嘗干預時政深為物論所稱然厚於自奉食饌豐侈廣畜芻豢躬臨宰殺時方奉佛其篤信之士或譏之令問曰此物畜生與果菜何異胡為強生分別不亦遠於道乎略不以恩眚自恃閑適郊野從禽自娛十五年涼州都督王君奐奉迴紇部落叛令問坐與連姻左授撫州別駕尋卒大和中令問孫芳任鳳翔府司錄參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衛國公靖官告勅書手詔等十餘卷內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迹文宗寶惜不能釋手其佩筆尚堪書金裝木櫃製作精巧帝並留禁中令書工模寫本還之賜芳絹二百匹衣服靴笏以酬之李勣曹州離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衛南本姓徐氏名世勣未徵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家多僮僕積粟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疎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眾為盜勣往從之時年十七謂讓曰今此土地是公及勣鄉壤人多相識不宜自相侵掠

且宋鄭兩郡地管御河商旅往還船乘不絕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資助讓然之於是劫公私船取物兵眾大振隋遣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師二萬討之勣與頻戰竟斬須陁於陣初李密亡命在雍丘浚儀人王百當匿於野百當共勣說翟讓奉密為主隋令王世充討密勣以奇計敗世充於洛水之上密拜勣為東海郡公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開倉賑給時政教已紊倉司不時賑給死者日數萬人勣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是為飢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剋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餘經歲餘宇文化及於江都弑逆擁兵北上直指東郡時越王侗即位於東京赦密之罪拜為太尉封魏國公授勣右武侯大將軍命討化及密遣勣守倉城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設攻具四面攻倉阻塹不得至城下勣於塹中為地道出兵擊之大敗而去武德二年密為王世充所破擁眾歸朝其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

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爲己功以邀富貴吾所耻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惣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啓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恠之使者以勤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黎陽惣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侯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其父蓋爲濟陰王蓋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陵州刺史令勤惣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叛伏誅高祖以勤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勤表請收葬詔許之勤服衰經與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墳高七仞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而竇建德擒化及於魏縣復進軍攻勣力屈降之建德收其父從軍爲質令勤復守黎陽三年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伐王世充于東都累戰大捷又東略地至武牢僞鄭州司兵沈悅請翻武牢勤夜潛兵應接剋之擒其僞刺史荆王行本又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

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爲上將勣爲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太廟其父自洛州與裴矩入朝高祖見之大喜復其官爵勣又從太宗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重據兗州反授勣河南大惣管以討之尋獲圓朗斬首以獻兗州平七年詔與趙郡王孝恭討輔公柘孝恭領舟師巡江而下勣領步卒一萬渡淮拔其壽陽至硤石公柘之將陳正通率兵十萬屯于梁山又遣其大將馮惠亮帥水軍十萬鎖連大艦以斷江路仍於江西結壘分守水陸以禦王師勣攻其壘尋剋之惠亮單膝而遁勣乘勝逼正通大潰以十餘騎奔于丹陽公柘弃城夜遁勣縱騎追斬之于武康江南悉定八年突厥寇并州命勣爲行軍惣管擊之于太谷走之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惣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突厥敗屯營于磧口遣使請和詔馮臚卿唐儉往赦之勣時與定襄道大惣管李靖軍會相與議曰頡利雖敗人衆尚多若走渡磧保于九姓道遙阻深追則難及今詔

使唐儉至彼其必施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勣勒兵繼進靖軍既至賊營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勣屯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于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時高宗爲晉王遙領并州大都督授勣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憂解尋起復舊職十一年改封英國公代襲蘄州刺史時並不就國復以本官遙領太子左衛率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爲稱職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惟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十五年徵拜兵部尚書未赴京會薛延陀遣其子大度設帥騎八萬南侵李思摩部落命勣爲朔州行軍總管率輕騎三千追及延陀於青山擊大破之斬其名王一人俘獲首領虜五萬餘計以功封一子爲縣公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爲其和藥勣頓首見血

泣以懇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爲皇太子轉勣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恠也太宗又嘗閑宴顧勣曰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見委信如此十八年太宗將親征高麗授勣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蓋牟遼東白崖等數城又從太宗摧殄駐蹕陣以功封一子爲郡公二十年延陀部落擾亂詔勣將二百騎便發突厥兵討擊至烏德鞬山大戰破之其大酋領梯直達官率衆來降其可汗咄摩支南竄于荒谷遣通事舍人蕭嗣業招慰部領送于京師磧北悉定二十二年轉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復除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川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叅掌機密是

歲冊拜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抗表求解僕射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知政事四年冊拜司空初貞觀中太宗以勲庸特著嘗圖其形於凌烟閣至是帝又命寫形焉仍親爲之序顯慶三年從幸東都
在路遇疾帝親臨問麟德初東封泰山詔勣爲封禪大使乃從駕次滑州其姊早寡居勣舊閭皇后親自臨問賜以衣服仍封爲東平郡君勣又墜馬傷足上親降問以所乘賜之乾封元年高麗莫離支男產爲其弟男建所逐保于國內城遣子獻誠詣闕乞師總章元年命勣爲遼東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略地至鴨綠水賊遣其弟來拒戰勣縱兵擊敗之追奔二百里至于平壤城男建閉門不敢出賊中諸城駭懼多拔人衆遁走降款者相繼勣又引兵圍平壤遼東道副大總管劉仁軌赫處俊將軍薛仁貴並會于平壤倚角圍之經月餘剋其城虜其王高藏及男建男產裂其諸城並爲州縣振旅而旋令勣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獻于昭陵禮畢備軍容入京城獻太廟二年加太子太師增食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戶其年寢疾詔以勣弟晉州刺

史弼爲司衛正卿使得視疾尋薨年七十六帝爲之舉哀輟朝七日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曰貞武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令司平太常伯楊昉攝同文正卿監護及葬日帝幸未央古城登樓臨送望柳車慟哭并爲設祭皇太子亦從駕臨送哀慟悲感左右詔百官送至故城西北所築塋一準衛霍故事象陰山鐵山及烏德鞬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光宅元年詔勣配享高宗廟庭勣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於將士初得黎陽倉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恪皆客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中即加禮敬引之卧內談謔忘倦及平武牢獲僞鄭州長史戴胄知其行能尋釋放竟推薦咸至顯達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又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勣表稱其武藝絕倫若收之於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爲國家盡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未訣此肉同歸於土矣仍收養其子每行軍用師頗任籌策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與人圖計識其臧否聞其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

日多推功於下以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尅捷洎勤之死聞者莫不悽
愴與弟弼特存友愛閨門之內肅若嚴君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
藥即取服之家中召鑿巫皆不許入門子弟固以藥進勸謂曰我山
東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極三台年將八十豈非命乎修
短必是有期寧容浪就鑿人求活竟拒而不進忽謂弼曰我似得小
老可置酒以申宴樂於是堂上奏女妓簷下列子孫宴罷謂弼曰我
自量必死欲與汝一別耳恐汝悲哭誑言似老可未須啼泣聽我約
束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
癡兒破家蕩盡我有如許狔犬將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倫交
遊非類急即打殺然後奏知又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惟以布裝
露車載我棺柩棺中歛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儻有知庶替此奉
見先帝明器惟作馬五六匹下帳用幔布爲頂白紗爲裙其中著十
箇木人示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姬媪已下有兒女而願
住自養者聽之餘並放出事畢汝即移入我堂撫恤小弱違我言者

宋亦作出

同於戮屍此後略不復語弼等遵行遺言勸少弟感幼有志操李密
之敗也陷於王世充世充逼令以書召勸感曰家兄立身不虧名節
今已事主君臣分定決不以感造次改圖卒不肯世充怒遂害焉時
年十五勸長子震顯慶初官至桂州刺史先勸卒勸孫敬業高宗崩
則天太后臨朝旣而廢帝爲廬陵王立相王爲皇帝而政由天后諸
武皆當權任人情憤怨時給事中唐之奇貶授活蒼令長安主簿駱
賓王貶授臨海丞詹事司直杜求仁黜縣丞敬業坐事左授柳州司
馬其弟整屋令敬猷亦坐累左遷俱在揚州敬業用前整屋尉魏思
齊爲揚州副聖元年七月敬業遣其黨監察御史薛璋先求使江
南又令雍州人韋超詣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與唐之奇謀逆
璋乃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矯制殺敬之自稱揚州司馬詐言高
州首領馮子猷叛逆奉密詔募兵進討是日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
宗臣解繫囚及丁役工匠得數百人皆授之以甲錄事參軍孫處行
拒命敬業斬之以徇遂據揚州鳩聚民衆以匡復廬陵爲辭乃開三

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
 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杜求仁唐之奇駱賓王為府屬餘皆偽署職
 位旬日之間勝兵有十餘萬仍移檄諸郡縣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
 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宮
 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
 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
 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
 之所不容猶復苞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
 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鸞喙皇孫知漢
 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廷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胤奉先
 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
 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
 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
 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於北風起劍

氣衝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嶽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
 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
 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上未乾六尺
 之孤何在冀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舊君之命
 凡諸將賞同裂山河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則天命左
 玉斧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追削敬業祖父官爵削墳
 斷棺從本姓徐氏初敬業兵集嵩其所向薛璋曰金陵王氣猶在大
 江設險可以自固且取常潤等州以為霸基然後治兵北渡魏思溫
 曰兵貴神速但宜早渡淮而北招合山東豪傑乘其未集直取東都
 據關決戰此上策也敬業不從十月率眾渡江攻拔潤州殺刺史李
 思文先是太子賢為天后所廢死于巴州敬業乃求狀貌似賢者置
 於城中奉之為主云賢本不死孝逸軍渡淮至楚州敬業之眾狼狽
 還江都屯兵高郵以拒之頓戰大敗孝逸乘勝追躡敬業奔至揚州
 與唐之奇杜求仁等乘小舸將入海投高麗追兵及皆捕獲之初敬

業傳檄至京師則天讀之微哂至一坏之土未乾遽問侍臣曰此語誰爲之或對曰駱賓王之辭也則天曰宰相之過安失此人中宗返正詔曰故司空勣往因敬業毀廢墳塋朕追想元勳永懷佐命昔竇憲干紀無累安豐之祠霍禹亂常猶全博陸之祀罪不相及國之通典宜特垂恩禮令所司速爲起墳所有官爵並宜追復勣諸子孫坐敬業誅殺靡有遺胤偶脫禍者皆鼠迹胡越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烽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甚懼予本漢五代孫也屬武太后斷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交境放師還鄉數千百人解縛而遣之

史臣曰近代稱爲名將者英衛二公誠煙閣之最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義藩身與物無忤遂得功名始終賢哉垂命之誠

師凜然威斷位重能避功成益謙銘之鼎鍾何慙耿鄧美哉
贊曰功以懋賞震主則急辭祿避位除猜破疑功定華夷志懷忠義臣首平戎賢哉英衛

唐書列傳卷第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十八

尉遲敬德

程知節

張公謹

秦叔寶

段志玄

劉

响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尉遲敬德朔州善陽人大業末從軍於高陽討捕羣賊以武勇稱累授朝散大夫劉武周起以為偏將與宋金剛南侵陷晉滄二州敬德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唐儉等武德三年太宗討武周于栢壁武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於介休金剛戰敗奔於突厥敬德收其餘衆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太宗大悅賜以曲宴引為右翊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於東都既而尋相與武周下降將皆叛諸將疑敬德必叛囚於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咸言

敬德初歸國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繫之又久既被猜貳怨望必生留之恐貽後悔請即殺之太宗曰寡人所見有異於此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以金寶謂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是日因從獵於榆窠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更率騎兵與世充交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偽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人太宗謂敬德曰比衆人證公必叛天誘我意獨保明之福善有徵何相報之速也特賜金銀一篋此後恩眄日隆敬德善辭避稍身單騎入賊陣賊稍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以刺之是日出入重圍往返無礙齊王元吉亦善馬稍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稍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稍謹當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稍避稍何者難易對曰奪稍難乃命敬

此段新書附
堯俊

德奪元吉稍元吉執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稍元吉志驍勇雖相歎異甚以爲耻及竇建德營於板渚太宗將挑戰先伏李勣程知節秦叔寶等兵太宗持弓矢敬德執稍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所殺亦十數人遂引賊以入伏内於是與勣等奮擊大破之王世充兄子偽代王琬使於建德軍中乘隋煬帝所御驄馬鎧甲甚鮮迺出軍前以誇衆太宗曰彼之所乘真良馬也敬德請往取之乃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者又從討劉黑闥於臨洛黑闥軍來襲李世勣太宗勒兵掩賊復以救之既而黑闥衆至其軍四合敬德率壯士犯圍而入大破賊陣太宗與江夏王道宗乘之以出又從破徐圓朗累有戰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巢刺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曰願近長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曰敬德起自幽賤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竄身無所久淪逆地罪不容誅實荷秦

王惠以生命今又隸名藩邸唯當以身報恩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許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是後遂絕敬德尋以啓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嶽積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來但取寧須慮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陰計足爲良策元吉等深忌敬德令壯士往刺之敬德知其計乃重門洞開安卧不動賊頻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高祖下詔獄訊驗將殺之太宗固諫得釋會突厥侵擾烏城建成舉元吉爲將密謀請太宗同送於昆明池將加屠害敬德聞其謀與長孫無忌遽啓太宗曰大王若不速正之則恐被其所害社稷危矣太宗歎曰今二公離阻骨肉滅弃君親危亡之機共所知委寡人雖深被猜忌禍在須臾然同氣之情終所未忍欲待其先起然後以義討之公意以爲何如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雖存仁愛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計禍至而不恐將亡而自安失人臣難不避之節之先賢大義滅親之事非所聞也以臣愚誠請先誅

之主若不從敬德言請奔逃亡命不能交手受戮且因敗成功明賢之高見轉禍爲福智士之先機敬德今若逃亡無忌亦欲同去太宗猶豫未決無忌曰王今不從敬德之言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事今敗矣其若之何太宗曰寡人所言未可全弃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縱不從敬德言請自決計其如家國何其如身命何且在外勇士八百餘人今悉入宮控弦被甲事勢已就王何得辭敬德又與侯君集日夜進勸然後計定時房玄齡杜如晦皆被高祖斥出秦府不得復入太宗令長孫無忌密召之玄齡等報曰有勅不許更事王今若私謁必至誅滅不敢奉命太宗大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背我耶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且往觀其無來心可並斬其首持來也敬德又與無忌喻曰王已決計尅日平賊公宜即入籌之我等四人不宜羣行在道於是玄齡如晦著道士服隨無忌入敬德別道亦至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元吉走馬東奔左右射之墜馬太宗所乘馬又逸於林下橫被

所縶墜不能興元吉遽來奪弓垂欲相扼敬德躍馬叱之於是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之其官府諸將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率兵大至屯於玄武門殺屯營將軍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官府兵遂散是時高祖泛舟於海池太宗命敬德侍衛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驚問曰今日作亂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高祖意乃安南衙北門兵馬及二宮左右猶相拒戰敬德奏請降手勅令諸軍兵並授秦王處分於是內外遂定高祖勞敬德曰卿於國有安社稷之功賜珍物甚衆太宗昇春宮授太子左衛率時議者以建成等左右百餘人並合從坐籍沒唯敬德執不聽曰爲罪者二兇今已誅訖若更及支黨非取安之策由是獲免及論功敬德與長孫無忌爲第一各賜絹萬匹齊王府財幣器物封其全邸盡賜敬德貞觀元年拜右武侯大將軍賜爵吳國公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四人並食實封千二百戶會突厥來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以擊之賊至

涇陽敬德輕騎與其挑戰殺其名將賊遂敗敬德好訐直負其功每見無忌玄齡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三年出爲襄州都督八年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憚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脩飭無貽後悔也十一年封建功臣爲代襲刺史冊拜敬德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後歷鄜夏二州都督十七年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尋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及太宗將征高麗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在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望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不納令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從

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依舊致仕敬德末年篤信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顯慶二年高宗以敬德功追贈其父爲幽州都督其年薨年七十四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忠武賜東園秘器陪葬於昭陵子寶琳嗣官至衛尉卿

秦叔寶名瓊齊州歷城人大業中爲隋將來護兒帳內叔寶喪母護兒遣使吊之軍吏恠曰士卒死亡及遭喪者多矣將軍未嘗降問獨吊叔寶何也荅曰此人勇悍加有志節必當自取富貴豈得以卑賤處之隋末羣盜起從通守張須陁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陁所統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旣出營內即虛若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叔寶與羅士信請行於是須陁委柵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於蘆葦間旣而明月

果悉兵追之叔寶與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樓拔賊旗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士信又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又迴軍奮擊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由是勇氣聞於遠近又擊孫宣雅於海曲先登破之以前後累勳授建節尉從須陁進擊李密於滎陽軍敗須陁死之叔寶以餘衆附裴仁基會仁基以武牢降於李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化及大戰於黎陽童山爲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叔寶獨捍衛之密遂獲免叔寶又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後密敗又爲王世充所得署龍驤大將軍叔寶薄世充之多詐因其出抗官軍至于九曲與程璣金吳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世充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令事秦府太宗素聞其勇厚加禮遇從鎮長春宮拜馬軍摠管又從征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來投我又

立功効朕肉可爲卿用者當割以賜卿况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錄前後勲賜黃金百斤雜綵六千段授上柱國從討王世充每爲前鋒太宗將拒竇建德於武牢叔寶以精騎數十先陷其陣世充平進封翼國公賜黃金百斤帛七千段從平劉黑闥賞物千段叔寶每從太宗征伐敵中有驍將銳卒炫耀人馬出入來去者太宗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辟易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六月四日從誅建成元吉事寧拜左武衛大將軍食實封七百戶其後每多疾病因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安得不病乎十二年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陣之功焉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圍形於凌煙閣程知節本名讎金濟州東阿人也少驍勇善用馬稍大業末聚徒數百其保鄉里以備他盜後依李密署爲內軍驃騎時密於軍中簡

士尤異者八千人隸四驃騎分爲左右以自衛號爲內軍自云此八千人可當百萬知節旣領其一甚被恩遇及王世充出城決戰知節領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邨山上單雄信領外馬軍營在偃師城北世充來襲雄信營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儼先馳赴敵爲流矢所中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迴身埃折其槊兼斬獲追者於是與行儼俱免及密敗世充得之接遇甚厚知節謂秦叔寶曰世充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呪誓乃巫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及世充拒王師於九曲知節領兵在其陣與秦叔寶等馬上揖世充曰荷公接待極欲報恩公性猜貳傍多扇惑非僕託身之所今謹奉辭於是躍馬與左右數十人歸國世充懼不敢追之授秦王府左三統軍破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惣管每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構之於高祖除康州刺史知節白太宗曰大王手臂今並翦除身必不乂知節以死不去願速自全六月四日從

太宗討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衛率遷右武衛大將軍賜實封七百戶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與長孫無忌等代襲刺史改封盧國公授普州刺史十七年累轉左屯衛大將軍檢校北門屯兵加鎮軍大將軍永徽六年遷左衛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即遠遁軍還坐免官未幾授岐州刺史表請乞骸骨許之麟德二年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處默襲爵盧國公處亮以功臣子尚太宗女清河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左衛中郎將少子處弼官至右金吾將軍處弼子伯獻開元中左金吾大將軍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也父偃師隋末爲太原郡司法書佐從高祖起義官至郢州刺史志玄從父在太原甚爲太宗所接待義兵起志玄募得千餘人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從平霍邑下絳郡攻永豐倉皆爲先鋒歷遷左光祿大夫從劉文靜拒屈突通入潼關文靜爲通

桑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擊殺數十人而還爲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顯和軍亂大軍因此復振擊大破之及屈突通之遁志玄與諸將追而擒之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後從討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爲賊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踊身而奮二人俱墮馬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及破甯建德平東都功又居多遷秦王府右二護軍賞物二千段隱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競以金帛誘之志玄拒而不納密以白太宗竟與尉遲敬德等同誅建成元吉太宗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食實封九百戶文德皇后之葬也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官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內使者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辯真僞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十一年定世封之制授金州刺史改封襄國公十二年拜右衛大將軍十四年加鎮軍大將軍十六年寢疾太宗親自臨視涕泣而別顧謂曰當

與卿子五品志玄頓首固請迴授母弟志感太宗遂授志感左衛郎將及卒上為發哀哭之甚慟贈輔國將軍揚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忠壯十七年正月詔圖形於凌煙閣子瓚襲爵襄國公武太后時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子懷簡襲爵開元中官至太子詹事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也初為王世充洧州刺史崔樞以州城歸國授鄒州別駕累除右武候長史初未知名李勣驟薦於太宗尉遲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時太宗為隱太子建成巢王元吉所忌因召公謹問以自安之策對甚合旨漸見親遇及太宗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灼龜占之公謹自外來見遽投於地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決嫌疑定猶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可已願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六月四日公謹與長孫無忌等九人伏於玄武門以俟變及斬建成元吉其黨葉攻玄武門兵鋒甚盛公謹有勇力獨閉門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賜實封一千戶貞觀元年拜代州都督

字本亦來

字本亦即

表請置屯田以省轉運又前後言時政得失十餘事並見納用後是李靖經略突厥以公謹為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即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迴紇延陀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厥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此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糧糗乏絕其可取四也頡利踈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內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寔多比聞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破定襄敗頡利璽書慰勞進封鄒國公轉襄州都督甚有惠政卒官年三十九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為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襄十三年追思舊功改封鄒國公十七年圖形於凌煙閣末徽中又贈荊州都督長子大象嗣官至戶部侍郎次子大

業大安並知名大素龍朔中歷位東臺舍人兼修國史卒於懷州長
史撰後魏書一百卷隋書三十卷大安上元中歷太子庶子同中書
門下三品時章懷太子在春宮令大安與太子洗馬劉訥言等注范
曄後漢書宮廢左授普州刺史光宅中卒於橫州司馬大安子浚開
元中為國子祭酒

史臣曰敬德奪稍陷陣鼓勇王師却賂報恩竭忠霸王然而奮拳負
氣非自全之道文皇告誡之言可為功臣藥石叔寶善用馬稍拔賊
壘則以寡敵眾可謂勇矣知節志平國難拜隼旗則致命輔君可謂
忠矣而並曉世充之猜貳識唐代之霸圖可謂見幾君子矣志玄中
鏞不言竟安師旅公謹投龜定議志助儲君皆所謂猛將謀臣知機
識變有唐之盛斯實賴焉

贊曰太宗經綸實賴虎臣胡鄂諸將奮不顧身圖形凌煙配食嚴裡
光諸簡冊為報君親

唐書列傳卷第十八

唐書列傳卷第十九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徹 兄萬均 劉世讓

盛彥師 劉蘭

盧祖尚 李君羨等附

侯君集函州三水人也性矯飾好矜誇翫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
武勇自稱太宗在藩引入幕府數從征伐累除候車騎將軍封全
椒縣子漸蒙恩遇叅預謀議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
即位遷左衛將軍以功進封潞國公賜邑千戶尋拜右衛大將軍貞
觀四年遷兵部尚書叅議朝政時將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為西海
道行軍大摠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為之副九年三月師次鄯
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
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
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眾於庫山破之伏允輕

劉

响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業大安並知名大素龍朔中歷位東臺舍人兼修國史卒於懷州長
史撰後魏書一百卷隋書三十卷大安上元中歷太子庶子同中書
門下三品時章懷太子在春宮令大安與太子洗馬劉訥言等注范
曄後漢書宮廢左授普州刺史光宅中卒於橫州司馬大安子浚開
元中為國子祭酒

子排宗時為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修所闕累擢
和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業以累免官

贊曰太宗經綸實賴虎臣胡鄂諸將奮不顧身圖形凌煙配食嚴裡
光諸簡冊為報君親

唐書列傳卷第十八

唐書列傳卷第十九

侯君集

張亮

劉

响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薛萬徹

兄萬均 劉世讓

盛彥師 劉蘭

盧祖尚 李君羨等附

侯君集函州三水人也性矯飾好矜誇翫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
武勇自稱太宗在藩引入幕府數從征伐累除勳侯車騎將軍封全
椒縣子漸蒙恩遇叅預謀議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
即位遷左衛將軍以功進封潞國公賜邑千戶尋拜右衛大將軍貞
觀四年遷兵部尚書叅議朝政時將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為西海
道行軍大摠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為之副九年三月師次鄯
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
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
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允輕

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
 趣北歸使侯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
 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于栢海頻與
 虜遇皆大剋獲北望積玉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于
 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十一年與長孫無忌等俱受世封授君集陳
 州刺史改封陳國公明年拜吏部尚書進位光祿大夫君集出自行
 伍素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為將領入參朝
 政並有時譽高昌王麴文泰時過絕西域商賈太宗徵文泰入朝而
 稱疾不至詔以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
 謂其國人曰唐國去此七千里沙磧闊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
 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
 若頓兵於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也
 及軍至磧口而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
 泰尅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

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
 而前攻其田地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行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
 山東善為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脾
 睨數丈積穴拋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氊被用障
 拋石城上守陴者不復得立遂拔之虜其男女十千餘口仍進兵圍
 其都城智盛窮蹙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
 身已喪昔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憊闕與尚書哀憐君集報曰若
 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塹發拋車以攻
 之又為十丈高樓俯視城內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之人多
 入室避石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共為表裏及聞君集
 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失援計無所出遂開門出降君集
 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君集初破高
 昌曾未奏請輒配沒無罪人又私取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
 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

本以為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上疏曰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
惟爪牙並蒙拔擢受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厝
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刑典以肅朝倫但高昌昏迷人神共弃在
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咸欲置之度外唯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
之略君集等奉行聖算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君
集等有道路之勞未足稱其勲力而陛下天德弗宰乃推功於將帥
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霑滌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對
萬國加之重賞内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踰時而不經旬日並付大
理雖乃君集等自挂網羅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內又疑陛下
唯錄其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參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然臣聞
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賞其有功
也雖貪殘淫縱必蒙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鈇鉞
之誅故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
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唯獲駿馬三十匹雖斬

宛王之首而貪財愛色罪惡甚多武帝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
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校尉陳湯矯詔與師雖斬郅支單于而
湯素貪盜所收康居財物事多不法為司隸所繫湯乃上疏曰與吏
士共誅郅支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元帝
赦其罪封湯關內侯賜黃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
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船濬
上表曰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為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
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絹萬匹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平陳之日
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内文帝亦不問罪雖不進爵拜擒虎上柱國賜
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
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
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弃人之短良為此
也臣又聞夫天地之道以覆載為先帝王之德以含弘為美夫以區
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宥廣利等况陛下天縱神武振宏圖以定

六合豈獨正茲刑網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懷當自己有所斟酌臣今所以陳聞非敢私君集等庶以螢爝末光增暉日月儻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愆過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而皆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疏奏乃釋君集自以有功於西域而以貪冒被囚志殊怏怏十七年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君集激怒亮曰何爲見排亮曰是公見排更欲誰冤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大嗔何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耳亮密以聞太宗謂亮曰卿與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獨以語卿無人聞見若以屬吏君集必言無此兩人相證事未可知遂寢其事待君集如初尋與諸功臣同畫像於凌煙閣時庶人承乾在東宮恐有廢立又知君集怨望遂與通謀君集子壻賀蘭楚石時爲東宮千牛承乾令數引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釁以圖之遂贊

承乾陰圖不軌嘗舉手謂承乾曰此好手當爲用之君集或慮謀洩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歎咤久之其妻恠而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爲乃爾必當有故若有不善之事孤負國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及承乾事發君集被收楚石又詣闕告其事太宗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鞠驗耳君集辭窮太宗謂百寮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寘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爭進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太宗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歔下泣遂斬於四達之衢籍沒其家君集臨刑容色不改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爲將破滅二國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徙于嶺南

張亮鄭州滎陽人也素寒賤以農爲業倜儻有大節外敦厚而內懷詭詐人莫之知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杖策從之未被任用屬軍中有謀反者亮告之密以爲至誠署驃騎將軍隸於徐勣及勣以黎

陽歸國亮頗贊成其事乃授鄭州刺史會王世充陷鄭州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共城山澤後房玄齡李勣以亮個儻有智謀薦之於太宗引為秦府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會建成元吉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圖不軌坐是屬吏亮卒無所言事釋遣還洛陽及建成死授懷州摠管封長平郡公貞觀五年歷遷御史大夫轉光祿卿進封鄜國公賜實封五百戶後歷陝夏鄜三州都督七年魏王泰為相州都督而不之部進亮金紫光祿大夫行相州大都督長史十一年改封鄜國公亮所莅之職潛遣左右伺察善惡發擿姦隱動若有神抑豪強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初亮之在州也弃其本妻更娶李氏李素有淫行驕妬特甚亮寵憚之後至相州有鄴縣小兒以賣筆為業善歌舞李見而悅之遂與私通假言亮先與其母野合所生收為亮子名曰慎幾亮前婦子慎微每以養慎幾致諫亮不從李尤好左道

所至巫覡盈門又干預政事由是亮之聲稱漸損十四年入為工部尚書明年遷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及侯君集誅以亮先奏其將反優詔褒美遷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將伐高麗亮頓諫不納因自請行以亮為滄海道行軍大摠管管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破之俘男女數千口進兵頓於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魚牧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床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為有膽氣其副摠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太宗知其無將帥材而不之責有方術人程公穎者亮親信之初在相州召公穎謂曰相州形勝之地人言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公以為何如公穎知其有異志因言亮卧似龍形必當大貴又有公孫常者處擅文辭自言有黃白之術尤與亮善亮謂曰吾嘗聞圖讖有弓長之君當別都雖有此言實不願聞之常又言亮名應圖錄亦大悅二十年有陝人常德玄告其事并言亮有義兒五百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穎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見誣耳又自陳佐命

之舊翼有寬貸太宗謂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爲也
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
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斬于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
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
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
刑部侍郎

薛萬徹雍州咸陽人自燉煌徙焉隋左禦衛大將軍世雄子也世雄
大業末卒於涿郡太守萬徹少與兄萬均隨父在豳州俱以武略爲
羅藝所親待尋與藝歸附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車騎
將軍武安縣公會寶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藝逆拒之萬均謂藝
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
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
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遂擊
大破之明年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與萬徹率

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走及太宗平劉黑
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恩顧甚至隱太子建成又引萬徹置于左右
建成被誅萬徹率官兵戰於玄武門鼓譟欲入秦府將士大懼及梟
建成首示之萬徹與數十騎亡於終南山太宗累遣使諭意萬徹釋
仗而來太宗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萬均貞觀初歷遷殿中少監
柴紹之擊梁師都以萬徹爲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
軍稍却萬均與萬徹橫出擊之斬其驍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
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俄而師都見殺城降突厥不敢來援萬徹後
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塞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及靖將擊
吐谷渾請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
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
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又與萬均破吐谷
渾天柱王於赤水源獲其雜畜二十萬計追至河源萬均此後官至
左屯衛大將軍累封潞國公而卒萬徹尋丁母憂解職俄起爲右衛

將軍出爲蒲州刺史會薛延陀率迴紇同羅之衆渡磧南擊李思摩萬徹副李勣援之與虜相遇率數百騎爲先鋒擊其陣後騎皆散賊顧見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以功別封一子爲縣侯十八年授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尋遷右衛大將軍轉杭州刺史遷代州都督復召拜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從臣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太宗嘗召司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宴于丹霄殿各賜以膜皮萬徹預焉太宗意在賜萬徹而誤呼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勲舊不幸早亡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膜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歎二十二年萬徹又爲青丘道行軍大惣管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入鴨綠水百餘里至泊灼城高麗震懼多弃城而遁泊灼城上將大孫率步騎萬餘人拒戰萬徹遣右衛將軍裴行方領步卒爲

兵圍泊灼城其城因山設險阻鴨綠水以爲固攻之未拔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城兵三萬餘人來援分置兩陣萬徹分軍以當之鋒刃纔接而賊大潰萬徹在軍仗氣凌物人或奏之及謁見太宗謂曰上書者論卿與諸將不協朕錄功弃過不罪卿也因取書焚之尋爲副將右衛將軍裴行方言其怨望於是廷驗之萬徹辭屈英國公李勣進曰萬徹職乃將軍親惟主壻發言怨望罪不容誅因除名徙邊會赦得還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款昵因謂遺愛曰今雖患脚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謂萬徹曰公若國家有變我當與公立荆王元景爲主及謀洩吏逮之萬徹不之伏遺愛證之遂伏誅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爲國家効死力固好豈得坐房遺愛殺之乎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執刀者斬之不殊萬徹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絕萬徹長兄萬淑亦有戰功貞觀初至營州都督檢校東夷校尉封梁郡公季弟萬備有孝行母終廬於墓側太宗降璽書吊慰仍旌表其門後官至左衛將軍並先萬徹卒初武

德貞觀之際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美等並有功名而不終其位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大業中爲澄城長義師至汾陰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拜銀青光祿大夫行軍總管從平京城俄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爲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爲公說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射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州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渡彥師擊之密衆首

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李密追擒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鎮熊州太宗計王世充遣彥師與萬寶軍干伊闕絕其山南之路賊平除宋州總管初彥師之入關也王世充以其將陳寶遇爲宋州刺史處其家不以禮及此彥師因事殺之平生所惡數十家亦皆殺之州中震駭重足而立會徐圓朗反彥師爲安撫大使因戰遂沒於賊圓朗禮厚之令彥師作書報其弟令舉城降已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甚圓朗乃笑曰盛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賊平彥師竟以罪賜死

盧祖尚者字季良光州樂安人也父禧隋虎賁郎將累葉豪富傾財散施甚得人心大業末召募壯士逐捕群盜時年甚少而武力過人又御衆嚴整所向有功羣盜畏憚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亂州人請祖尚爲刺史祖尚時年十九昇壇歃血以誓其衆泣涕歔歎悲不自勝衆皆感激王世充立越王侗祖尚遣使從之侗授祖尚光州總

管及世充自立遂舉州歸款高祖嘉之賜書勞勉拜光州刺史封
弋陽郡公武德六年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爲前軍惣管攻其宣
歙州克之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並破之賊平以功授荊州刺史
又歷壽州都督瀛州刺史並有能名貞觀初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
貪冒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徵至
京師臨朝謂之曰交州大藩去京甚遠須賢牧撫之前後都督皆不
稱職卿有安邊之略爲我鎮邊勿以道遠爲辭也祖尚拜謝而出既
而悔之以舊疾爲辭太宗遣杜如晦諭旨祖尚固辭又遣其妻兄周
範往諭之曰匹夫相許猶須存信卿面許朕豈得後方悔之宜可早
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南瘴癘皆日飲酒臣
不便酒去無還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之於
朝時年三十餘尋悔之使復其官蔭

劉世讓字元欽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世讓以漳
川歸國拜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俄得
數千人復爲安定道行軍惣管率兵以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寶俱
爲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令給說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
門早降世讓僞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善自固以
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時屯兵高塘世讓潛遣寶逃歸
言賊中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匹及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尋
領陝東道行軍惣管與永安王孝基擊呂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
讓與唐儉俱爲賊所獲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逃還以告高祖時
高祖方濟河將幸懷恩之營聞難驚曰劉世讓之至豈非天命哉因
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潛効款誠今復冒危告難是皆憂國忘身
也尋封弘農郡公賜莊一區錢百萬累轉并州惣管統兵屯於鴈門
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死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璠先
使在蕃可汗令元璠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柰何爲夷狄作說
客耶經日餘虜乃退及元璠還述世讓忠貞勇幹高祖下制褒美之
錫以良馬未幾召拜廣州惣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

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爲其中路耳如臣所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無可任者乃使馳驛往經略之突厥懼其威名乃縱反間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爲亂高祖不之察遂誅世讓籍沒其家貞觀初突厥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也仕隋鄆陽郡書佐頗涉經史善言成敗然性多兇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于時北海完富蘭利其子女王帛與羣盜相應破其本鄉城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蘭率宗黨往歸之以功累遷尚書員外郎貞觀初梁師都尚據朔方蘭上言攻取之計太宗善之命爲夏州都督府司馬時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蘭偃旗卧鼓不與之爭鋒賊徒宵遁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及師都平以功遷豐州刺史徵爲右領軍將軍十一年幸洛陽以蜀王愔爲夏州都督愔不之藩以蘭爲長史摠其

專時突厥攜離有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蘭縱反間以離其部落頡利果疑摸末懼而頡利又遣兵追之蘭率衆逆擊敗之太宗以爲能超拜豐州刺史再轉夏州都督封平原郡公貞觀末以謀反嘗斬右驍衛大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聞而召行恭讓之曰刑典自有常科何至於此必若食逆者心肝而爲忠孝則劉蘭之心爲太子諸王所食豈至卿邪行恭無以答

李君羨者洺州武安人也初爲王世充驃騎惡世充之爲人乃與其黨叛而來歸太宗引爲左右從討劉武周及王世充等每戰必單騎先鋒陷陣前後賜以宮女馬牛黃金雜綵不可勝數太宗即位累遷華州刺史封武連郡公貞觀初太白頻書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謠言當有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羨爲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太宗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稱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深惡之會御史奏君羨與妖人員道信潛相謀結將爲不軌遂下詔誅

之天授二年其家屬詣闕稱寃則天乃追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史臣曰侯君集摧兇克敵効用居多恃寵矜功麤率無檢弃前功而
權後患貪愚之將明矣張亮聽公穎之婚言恃弓長之邪讖義兒斯
畜惡跡遂彰雖道裕云反狀未形而詭詐之性於斯驗矣萬徹壽深
行陣勇冠戎夷不能保其首領以至誅戮夫二三子非慎始而保終
也

贊曰君子立功守以謙沖小人得位足為身害侯張兇險望窺聖代
雄若韓彭難逃菹醢

唐書列傳卷第十九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

劉 响 等修

王珪

戴胄

兄子

岑文本

文本兄子長倩

義格輔元

杜正倫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在魏為烏丸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復姓
王氏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顛北齊樂陵太守珪幼孤性雅澹少
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頗當時通儒
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在此兒耳開皇末為奉禮郎
及頗坐漢王諒反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命於南山積十餘歲高祖
入關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及
東宮建除太子中舍人尋轉中允甚為太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
流于雋州建成誅後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諫議大夫貞觀元年太宗
嘗謂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
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劍定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天下既而規模弘遠慶流子孫者此蓋任得賢臣所致也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其憑嘉謀致天下於太平耳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諍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勅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珪每推誠納忠多所獻替太宗顧待益厚賜爵永寧縣男遷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代高士廉為侍中太宗嘗閒居與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没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為是耶為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去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為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雖不出此

美人而甚重其言時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為太宗所讓珪及溫彥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為教女樂而恠之臣恐天下恠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為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責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謂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翌日帝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吾夙夜幾前聖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時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

戴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
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采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盡
已所懷謂之確論後進爵為郡公七年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
史明年召拜禮部尚書十一年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
封一子為縣男是歲兼魏王師既而上問黃門侍郎韋挺曰王珪為
魏王泰師與其相見若為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珪如禮王問珪
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
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
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珪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為
善最樂上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
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
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為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
可以無過泰每為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時珪子敬直
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

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
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
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珪少時貧寒人或遺之初
不辭謝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贖贍其妻子事寡嫂盡禮撫
孤姪恩義極隆宗姻困匱者亦多所周卹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
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為立廟
以媿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十三年遇疾勅公主就第
省視又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尋卒年六十九太宗素服舉哀
於別次悼惜久之詔魏王泰率百官親往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長子崇基襲爵官至主爵郎中少子敬直以尚主拜駙馬都尉坐與
太子承乾交結徙于嶺外崇基孫旭開元初為左司郎中兼侍御史
時光祿少卿盧崇道犯罪配流嶺南逃歸匿於東都為讎家所發玄
宗令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繫崇道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
毒然後結成其罪崇道及其三子並坐死親友皆決杖流貶時得罪

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寃之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遞相糾訐傑竟坐左遷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俄以賊罪黜為龍川尉憤恚而死甚為時之所快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也性貞正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曉文簿隋大業末為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甚禮之越王侗以為給事郎王世充將篡侗位胄言於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勗以終始明公以文武之才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今日所願推誠王室擬跡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代祿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世充詭辭稱善勞而遣之世充後逼越王加其九錫胄又抗言切諫世充不納由是出為鄭州長史令與兄子行本鎮武牢太宗剋武牢而得之引為秦府士曹參軍及即位除兵部郎中封武昌縣男貞觀元年遷大理少卿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上從之胄駁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

入同為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準律云供御湯藥飲食并誤不知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議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曰校尉緣無忌以致死於法當輕若論其誤則為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于時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偽資蔭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詐偽者事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帝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責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今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胄前後犯顏執法多此類所論刑獄皆事無寃濫隨方指擿言如泉涌其年轉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先是每歲水

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乏二年胄上言
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已
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
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文皇代得
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
無以支給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
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為義倉
太宗從其議以其家貧資錢十萬時尚書左僕射蕭瑀免官僕射封
德彝又卒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
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繫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明敏達
於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武德已來一人而已又領
諫議大夫令與魏徵更日供奉三年進拜民部尚書兼檢校太子左
庶子先是右僕射杜如晦專掌選舉臨終請以選事委胄由是詔令
兼攝吏部尚書其民部庶子諫議並如故胄雖有幹局而無學術居

吏部抑文雅而擢法吏甚為時論所譏四年罷吏部尚書以本官參
預朝政尋進爵為郡公五年太宗將修復洛陽宮胄上表諫曰陛下
當百王之弊屬暴隋之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
率土清謐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遠唯知耳目
之近不達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
盡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
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
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糗糧盡室經營多不
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已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
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宿庫布絹所出歲過百萬
丁既役盡賦誦不減費用不止帑藏寔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
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
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
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七年卒太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尚書右

僕射追封趙國公謚曰忠詔虞世南撰為碑文又以胄宅字弊陋祭
享無所令有司特為造廟房玄齡魏徵並美胄才用俱與之親善及
胄卒後嘗見其遊處之地數為之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為後至
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戶部尚書依舊知政
事父子十數年間相繼為尚書預知國政時以為榮咸亨中高宗為
飛白書以賜侍臣賜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
六翮賜李敬玄曰資啓沃罄舟誠又賜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
贊皇猷其辭皆有與比俄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每遇
申訴寃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詰未嘗與奪若有理者
密為奏之終不顯已之斷決由是時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答曰
夫慶賞刑罪人主之權柄凡為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其慎密
如此後高宗知而深歎美之儀鳳四年薨輟朝三日使百官以次赴
宅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恭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祖善方仕蕭察吏部尚書父之象隋末

為邯鄲令嘗被人所訟理不得由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
所貫綜美譚論善屬文時年十四詣司隸稱寃辭情既切召對明辯
衆頗異之試令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意甚佳合臺莫不歎賞其父
寃雪由是知名其後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僭號於荊州召署
中書侍郎專典文翰及河間王孝恭定荊州軍中將士咸欲大掠文
本進說孝恭曰自隋室無道羣雄鼎沸四海延頸以望真主今蕭氏
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降者實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縱兵虜掠誠
非鄙州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以南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稱善遂止之
署文本荊州別駕孝恭進擊輔公祏召典軍書復署行臺考功郎中
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遇太宗行藉田之禮文本上籍田
頌及元日臨軒宴百寮文本復上三元頌其辭甚美文本才名既著
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
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
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謹免

職頃之温彦博奏曰師古諳練時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翼蒙復用
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
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
縣子十一年從至洛陽宮會穀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臣聞創撥亂
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
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雖億兆又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
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
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
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
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蠶養則日就滋息暨有
征役則隨而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
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孔安國曰
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
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

宋本無日亦
作古

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
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
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願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
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關土載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
為國之常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唯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
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
為妖龍蛇作孽雉雠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
況水雨之患陰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
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是時
魏王泰寵冠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為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
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並嘉之賜帛三百段十七年加銀青光祿大
夫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撝損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居
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
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是時新立晉王為皇太子名士多兼領

宋本同

宮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再拜曰臣以庸才久踰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答拜其見待如此俄拜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恠而問之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責重位高所以憂懼親賓有來慶賀輒曰今受吊不受賀也又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疇昔之望不過秘書郎一縣令耳而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為懼已多何得更言產業乎言者歎息而退文本既久在樞揆當塗任事賞錫稠疊凡有財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一無所問文昭時任校書郎多與時人遊款太宗聞而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為外官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于左右若今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歔歔嗚咽太宗愍其意而止唯召見文昭嚴加誡約亦卒無憊過及將伐遼凡所籌度一皆委之文

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尋卒年五十一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有集六十卷行於代文本兄文叔文叔子長倩少為文本所鞠同於己子永淳中累轉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則天初革命尤好符瑞長倩懼罪頗有陳奏又上疏請改皇嗣姓為武氏以為周室儲貳則天許之實封五百戶天授二年加特進輔國大將軍其年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列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與地官尚書格輔元竟不署名仍奏請切責上書者由是大忤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軍大摠管中路召還下制獄被誅仍發掘其父祖墳墓來俊臣又脅迫長倩子靈源令誣納言歐陽通及格輔元等數

十人皆陷以同反之罪並誅死長倩子羲長安中爲廣武令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羲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爲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登封令劉守悌爲司門員外郎渭南令裴倦爲地官員外郎先是羲爲金壇令守悌及倦稱爲清德羲以文吏著名俱爲巡察使所薦皆授畿縣令又同爲尚書郎悉有美譽守悌後至陝州刺史倦至杭州刺史羲神龍初爲中書舍人時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爲王者莫爲疏者衆叟三思皆辭託不敢爲之羲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轉秘書少監再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鄭愔大理少卿李允恭分掌選事皆以贓貨聞羲最守正時議美之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爲陝州刺史復歷刑部戶部二尚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刪定格令仍修氏族錄初中宗時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睿宗及太平公主與節愍太子連謀請加推究羲

與中書侍郎蕭至忠密申保護及羲監修中宗實錄自書其事睿宗覽而大加賞歎賜物三百段細馬一疋仍下制書褒美之時羲兄獻爲國子司業弟翔爲陝州刺史休爲商州刺史從族兄弟子姪因羲引用登清要者數十人羲歎曰物極則返可以懼矣然竟不能有所抑退尋遷侍中先天元年坐預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沒其家

格輔元者汴州浚儀人也伯父德仁隋剡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繁師玄羅川郡戶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中書舍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時號爲陳留八俊輔元弱冠舉明經歷遷御史大夫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初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也則天以問輔元固稱不可遂爲承嗣所譖而死海內寃之輔元兄希元高宗時洛川司法叅軍章懷太子召令與洗馬劉訥言等注解范曄後漢書行於代先輔元卒

杜正倫相州汨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

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為當時稱美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仕隋為羽騎尉武德中歷遷齊州摠管府錄事參軍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貞觀元年尚書右丞魏徵表薦正倫以為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曰朕今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於百姓也朕於宗親及以勳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舉卿卿宜勉稱所舉二年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段四年累遷中書侍郎六年正倫與御史大夫韋挺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言太宗為之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干竟不免孥戮為君不易為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

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我思卿等此意豈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並賜帛有老尋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右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為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沖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誠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敦直道故輒輟卿於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十年復授中書侍郎賜爵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正倫出入兩宮參典機密甚以幹理稱時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謁好昵近羣小太宗謂正倫曰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無令譽不聞愛賢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須來告我正倫數諫不納乃以太宗語告之承乾抗表聞奏太宗謂正倫曰何故漏洩我語對曰開導不入故以陛下語嚇之冀其有懼或當反善帝怒出為穀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後承乾構逆事與侯君集相連稱遣君集將金帶遺正倫由是配流驩州顯慶元年累授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尋同中書門下

三品二年兼度支尚書仍依舊知政事俄拜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進封襄陽縣公三年坐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爲橫州刺史仍削其封邑尋卒有集十卷行於代

史臣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謹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茲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焉戴胄兩朝仕官一乃心力刑無僭濫事有箴規雖學術不能求備而匡益自可濟時亦所謂巧於任大矣文本文傾江海忠貫雪霜申慈父之寃匡明主之業及委繁劇俄致暴終書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所謂憂能傷人不復永年矣洎義而下登清要者數十人積善之道焉可忽諸正倫以能文被舉以直道見委參典機密出入兩宮斯謂得時然被承乾金帶之譏孰與夫蕙以之謗士大夫慎之

贊曰五靈嘉瑞出繫汗隆人中鱗鳳王戴諸公動必由禮言皆匡躬獻規納諫貞觀之風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